

「華西系統玉器」 觀點形成與研究展望

鄧淑蘋
國立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

提 要

「華西系統玉器」是筆者在深入檢視清宮典藏的傳世玉器，歐美各博物館典藏二十世紀初流散的中國玉器，再核對考古學家徵集與發掘的玉器後，於1993年提出的嶄新觀點。在當時是不合學術界主流見解的。

但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既有了礦物學的分析、又有新的考古訊息公布，雖然在廣袤的華西地區，科學考古工作仍嫌不足，但也累積出相當的成績。基於此，筆者總結了華西玉器的研究現狀，預測了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更從玉質種類、製作技術、器類發展、紋飾流傳等各方面深入探索，認為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華西與華東玉器差異風格的形成，與自然生態有關。

約在西元前二千年左右，由於某種目前還無法瞭解的因素，導致黃河中上游的考古學文化產生突變。融合了本土原生風格與華東傳入的文化因素，大璧、大琮、大圭、大刀、大聯璧以及牙璋等，建構起黃土高原上特殊的宗教信仰，剛勁質樸的玉禮器群與金屬器用等，讓這兒的社會高度發展，逐漸步入文明時期，產生了國家。

關鍵詞：新石器時代晚末期、華西、玉器、東夷系神祖紋、生態

一、1993年「華西系統玉器」與1995年「古玉三源論」 觀點的提出

1980年代以來，密集且有系統的考古發掘，在華東地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最受矚目的有：遼西地區的興隆洼—紅山文化，太湖流域的崧澤—良渚文化。因而考古學界普遍認為史前時期只有華東地區發展了玉器文化。

筆者於1979至1980年，曾在歐美各博物館考察二十世紀前半流散的中國古玉，見到許多質地並非瑩秀溫潤的玉刀、牙璋、大璧、大琮等。它們不但用料特殊，製作技術也很獨特，常留有片切割與單向鑽孔的痕跡。八〇年代末期，讀到戴應新先生發表文革後在陝北神木縣高家堡鄉石峁村徵集的玉器，¹才瞭解海外流散數量龐大的刀、鏹、牙璋等，主要來自黃河中上游。

國立故宮博物院於1980年代末期購藏了多件這類玉器，我選擇其中三件委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陳光祖博士，以X光繞射儀分析測定質地，確定如圖1這類以灰褐色為基調，帶有團塊與條斑的礦物，雖與一般人認知的瑩秀美玉不類，但其質地確為閃玉nephrite（俗稱軟玉）。²

1990年，筆者前往西安，邀請戴應新先生將他在石峁徵集的128件玉器，撰文發表。1993年為配合這批資料的發表，筆者也連續在六期《故宮文物月刊》上，以「也談華西系統玉器」為題，發表我的研究心得。³正式提出「華西系統玉器」的概念。

「華西系統玉器」概念提出之初，甚受考古學家的懷疑，當時多認為華西地區根本沒有玉器。1996年筆者出席紀念良渚文化六十周年學術會議時，曾公開呼籲大陸考古界應儘快重視「華西系統玉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館的黃宣佩副館長率先組團前往陝、甘等地考察，並發表論文。⁴與此時間相若的還有楊伯達先生也在考察甘肅境內玉器後，發表了相關報導。⁵不過由於科學考古出土的資料不

1 戴應新，〈陝西神木縣石峁龍山文化遺址調查〉、〈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

2 鄧淑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三——工具、武器及相關的禮器〉。

3 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至（六）〉。鄧淑蘋，〈也談華西系統玉器（一）至（六）〉。

4 黃宣佩，〈齊家文化玉禮器〉。

5 楊伯達，〈甘肅齊家玉文化初探〉。

多，那些徵集而得的玉璧、玉琮，多被視為齊家文化遺物，由於齊家文化的絕對年代（2100-1600 B.C.）晚於良渚文化（3200-2200 B.C.），故學界多推斷那是受到來自華東良渚文化向西北傳播的餘緒。⁶而且當時多認為華西玉器是粗糙、簡率且光素的。

事實上清末民初時流散至歐美的華西玉器數量甚多。⁷1966至1975年的文革期間，華西玉器更遭到空前浩劫。陝北神木高家堡鄉的農副公司鑒於石峁出玉綿延不絕，且數量龐大，就與該縣外貿部門聯手開展收購業務，將這些玉器當作玉料改刀，雕琢小件玉飾以賺取外匯，十年內大約收購了1500件。⁸戴先生曾向筆者轉述農副公司職工段海田的回憶，當時多優先挑選厚大者收購，厚重大刀是最受歡迎的。而在文革之後被戴先生收集，又發表在故宮文物月刊的，多是當時淘汰不要的單薄器物。我們結合清末民初海外流散數量，以及文革期間銷毀數量分析，可推估西元前二千餘年至一千六、七百年間，在今日陝北至內蒙古一帶，曾存在一個大量製作使用玉器的方國。⁹

除了陝北外，青海東部至甘肅、寧夏，在八〇年代後期，也大量盜掘流散史前玉器；¹⁰可以說在學術界正視華西玉器的考古學研究前，黃河中上游已經歷了百餘年的嚴重盜掘與大量流失。

事實上，在數千年的歷史中，光素的華西系統玉器一直大量流傳，也常被改制利用。筆者常檢視國立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古玉，發現不少周、漢時期玉器，是利用今日可通稱為「龍山—齊家系」的玉璧、玉琮改制而成的。圖2就是漢代時利用史前龍山—齊家系玉琮改制的玉筒。¹¹而未經改刀的華西風格光素玉琮，

6 楊伯達，〈甘肅齊家玉文化初探〉。黃宣佩，〈齊家文化玉禮器〉。黃翠梅，〈傳承與變異——論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琮形制與角色之發展〉。岡村秀典，〈龍山文化後期玉器的傳播〉。

7 1979-80筆者曾在歐美探訪多所收藏中國古物的重要博物館，在每所博物館庫房中，仔細檢視，並詳加記錄。但僅就牙璋一項做過初步統計，發表為鄧淑蘋，〈「牙璋」研究〉。

8 戴應新，〈我與石峁龍山文化玉器〉。

9 石峁玉器的年代向有爭議，近年因神木新華遺址的發掘，才有了斷代的依據。根據：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神木新華〉。新華遺存年代為西元前2150-1900年。新華遺址發掘者認為石峁玉器年代與之相當。見孫周勇，〈陝西神木縣新華遺址出土玉器初步研究〉。孫周勇、喬建軍，〈石峁玉器年代的考古學檢視〉。但綜合其他考古資料（如二里頭、廣漢等）筆者認為石峁玉器的下限可能還晚至西元前1600年。

10 八〇年代晚期，筆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執行購藏公務，即發現大量華西風格玉器流散肆間。臺灣也有人在八零年代晚期，多次出入甘肅，購藏了大批史前玉器。

11 鄧淑蘋，〈古玉後雕的新認知〉。

大量存在於各個公私立博物館中，數量遠多於良渚式雕紋玉琮。¹² 圖3的十九件華西風格玉琮都收藏在芝加哥美術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¹³ 經筆者核對該館1952年的出版品可知，¹⁴ 最高的一件高約18.4公分。

就是因為筆者有機會仔細觀察大量的傳世器，以及百餘年內的各批流散古玉，再結合有限的考古資料加以分析，才於1993年提出「華西系統玉器」的說法。「華西系統玉器」除了包括黃河中上游之外，還兼及岷江流域，與他人所稱的「西北玉器」是不同的。曾有學者認為用「華西系統玉器」一詞涵跨如此廣大的地區，值得商榷，還有待仔細分區研究，但基本上也承認此一廣大地區玉器風格的確存在相當的「共性」。¹⁵

除了提出「華西系統玉器」的觀念外，筆者又在幾位前輩學者的啓發下，¹⁶ 發現史前玉器風格的地域性，與古史傳說中的三大氏族集團的分佈大致相合。自1994年起，撰文討論此一看法。¹⁷ 1995年在倫敦的國際會議中，正式發表「中國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論」一文。¹⁸ 近年，此一看法逐漸得到學術界的認同。

但筆者注意從玉器風格劃分的三大板塊，與嚴文明先生以陶器劃分的三系統，¹⁹ 大致扣合，只有在山東半島上略有出入。依據嚴先生的劃分，山東半島與大片東南沿海屬於用陶鼎的稻作農業區。但從玉器風格分析，山東半島正是東北

12 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玉器庫典藏的清宮舊藏為例（不包括珍玩庫中多寶格裏的玉器），良渚文化玉璧只有2件，但史前華西系玉璧至少46件。良渚文化玉琮只有8件，但史前華西系玉琮約三十多件。筆者瞭解歐美多間收藏中國古玉的博物館中，華西系璧與琮的數量也常遠多於良渚文化的璧與琮。

13 Elinor Pearlstein, "Ancient Chinese Jades, The Sonnenschein Legacy," 98-110.

14 Alfred Salmony, PH.D., "Archaic Chinese Jades."

15 葉茂林，〈黃河上游新石器時代玉器初步研究〉。

16 給筆者啟發的論文有：牟永抗，吳汝祚，〈試談玉器時代——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牟永抗，吳汝祚，〈試論玉器時代——中國文明時代產生的一個重要標誌〉。Hong Wu, "A Great Beginning - Ancient Chinese Jades and the Origin of Ritual Art." 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邵望平，〈海岱系古玉略說〉。饒宗頤，〈紅山玉器豬龍與豨韋、陳寶〉。文中有關「豎毋閭之珣玗琪」「夷玉」就是興隆洼——紅山系玉器的說法。以及劉起鈞，〈古史續辨〉。

17 鄧淑蘋，〈古玉的認識與賞析——由高雄市立美術館展覽談起〉。〈由藍田山房藏玉論中國古代玉器文化的特質〉。

18 該會議論文延至1997年出版。"A Theory of the Three Origins of Jade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9-25. 但中文發表為〈中國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論〉，《中華文物學會1995年刊》。

19 嚴文明，〈中國古代文化三系統說〉。

的夷系與江南的越系的交彙區。這或許因為陶器屬生活用品，與生態環境有關；而玉器則為精神文化的表現，與氏族信仰的源頭有關。

二、華西玉器的研究現狀

廣袤的華西地區大致可劃分為三區：黃河中游、黃河上游、岷江流域。²⁰ 在西元前5000年以來，分佈於各區出土玉器的考古學文化及其年代範圍大致如表一所示。²¹

表一：西元前5000年以後華西地區出土玉器的考古學文化

區 域	考 古 學 文 化	年 代
黃河中游 山西、豫西、陝西	仰韶文化	約西元前 5000 – 3000 年
	廟二文化（晉南、豫西）	約西元前 3000 – 2500 年
	陶寺文化（晉南）	約西元前 2600 – 1900 年
	客省莊文化（陝中南）	約西元前 2600 – 1900 年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陝北）	約西元前 2150 – 1900 年
黃河上游 寧夏、甘肅、青海	仰韶文化	約西元前 5000 – 3000 年
	宗日文化（青海）	約西元前 3500 – 2200 年
	馬家窯文化（甘、青）	約西元前 2900 – 2000 年
	菜園文化（寧夏）	約西元前 2800 – 2200 年
	齊家文化（甘、青、寧）	約西元前 2100 – 1600 年
岷江流域（四川）	三星堆文化	約西元前 1700 – 950 年

20 今日有的地理學者將寧夏歸為黃河中游，但從史前考古學觀點分析，該區與黃河上游屬於同一個文化區。

21 年代範圍大致依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夏商卷》。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神木新華》。謝端琚，〈黃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不過在許新國，〈青海考古的回顧與展望〉一文，將馬家窯文化訂為西元前3000-2000年，宗日文化訂為3600-2000年。略有出入。廟二文化的年代有四家之說，本文選擇較常見的一說。

今日成都東北廣漢市一處名爲月亮灣的地方，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曾出土大量玉器，但多流散海外，少數存留在四川博物館及四川大學博物館。²² 從牙璋等玉器的形制來看，（圖4）那批玉器的年代，大約與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時代一致。比1986年在廣漢三星堆發掘的，約屬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兩個大祭祀坑中的玉器來得早。²³ 但是後者中除了牙璋的造形比較對稱呆滯外，部分斧、鑿、圭類的質地與形制，頗相似於甘青地區同類玉器。所以筆者將岷江流域納入「華西系統玉器」的範疇中，但本文以西元前1600年爲討論的年代下限。

二十世紀九〇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紀初以來，有關黃河中、上游史前玉器的研究論述逐漸增加，有的介紹博物館的徵集品，有的報導考古發掘品。^{24 25} 但因地

22 D. S. Dye, "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 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高大倫、邢進原，〈四川兩處博物館藏三星堆玉器的新認識〉。

23 林巴奈夫，〈中國古代石庖丁形玉器與骨鏟形玉器〉。

24 黃河中游地區的相關論文，依出版年代為序有：戴應新，〈陝西神木縣石峁龍山文化遺址調查〉。〈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至（六）〉。鄧淑蘋，〈也談華西系統玉器（一）至（六）〉。鄧淑蘋，〈「牙璋」研究〉。王克林，〈論玉璋起源演變與功能〉。張長壽，〈論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玉器〉。楊泓，〈中國古代刀形端刃玉器初析〉。戴應新，〈石峁牙璋及其改作——石峁龍山文化玉器研究劄記〉。岡村秀典著、姜寶蓮譯，〈中國史前時期玉器的生產與流通〉。姬乃軍，〈延安市蘆山峁出土玉器有關問題探討〉。岡村秀典，〈西元前二千年前後中國玉器之擴張〉。楊亞長，〈陝西史前玉器的發現與初步研究〉。高煒，〈陶寺文化玉器及相關問題〉。鄧淑蘋，〈晉陝出土的東夷系玉器的啟示〉。劉永生、李勇，〈山西黎城神面紋玉戚〉。楊美莉，〈院藏黃河上中游玉琮的研究〉。楊美莉，〈黃河上中游的玉圍圈〉。岡村秀典，〈陝西地區龍山文化的玉器〉。鄧淑蘋，〈故宮八件舊藏玉圭的再思〉。高煒，〈龍山時期玉骨組合頭飾的復原研究〉。楊美莉，〈由器類組合看齊家文化玉器在渭河流域的流通〉。魏京武，〈龍岡寺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玉質生產工具〉。高煒，〈龍山時代中原玉器上看到的二種文化現象〉。孫周勇，〈陝西神木縣新華遺址出土玉器初步研究〉。孫周勇，〈神木新華遺址出土玉器的幾個問題〉。宋建忠，〈山西臨汾下靳墓地玉器分析〉。孫周勇、喬建軍，〈石峁玉器年代的考古學檢視〉。戴應新，〈我與石峁龍山文化玉器〉。孫周勇，〈神木新華遺址出土玉器的幾個問題——兼論石峁玉器的時代〉。李健民，〈陶寺遺址出土的玉石鈿〉。陶正剛等，〈山西芮城縣坡頭遺址出土玉器與良渚文化關係的研究〉。趙春青，〈試論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分期〉。劉雲輝，〈陝西地區出土玉器概述〉。宋建忠等，〈山西地區出土玉器概述〉。馬蕭林、李新偉、楊海清，〈靈寶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玉器初步研究〉。

25 黃河上游地區的相關論文，依出版年代為序有：吳平，〈齊家文化玉石器〉。楊伯達，〈甘肅齊家玉文化初探〉。葉茂林，〈齊家文化的玉石器〉。葉茂林，〈黃河上游新石器時代玉器初步研究〉。黃宣佩，〈齊家文化玉禮器〉。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文化為中心〉。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謝端琚，〈黃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葉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的幾個問題〉。葉茂林，〈從青海喇家遺址出土資料再論齊家文化玉器〉。周述蓉等，〈從齊家文化玉器的玉質、次生變化及工藝製作技術看齊家文化的玉文化與科學技術〉。李天銘、劉志華，〈甘肅省博物館藏齊家文化玉器〉。葉茂林等，〈青海民和縣喇家遺址出土齊家文化玉器〉。劉志華、孫瑋，〈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齊家文化玉石器〉。王國道等，〈青海齊家文化玉器研究〉。葉茂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地區出土玉器概述〉。葉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研究〉（出版中）。

域遼闊，需要很多的人力投入研究的行列，目前研究的隊伍還不夠大，累積的資料也有限，對於遺址性質與出土玉器的文化歸屬，有時也有不一致的說法。

以晉南地區為例，過去曾將「廟底溝二期」當作仰韶文化最晚階段，近年逐漸稱之為「廟二文化」。關於其年代下限就有西元前2600、2500、2400、2300年四種說法。²⁶而陶寺遺址一般都歸為中原龍山文化陶寺類型，或直接稱為陶寺文化，並認為直接從廟二文化發展而成。²⁷但近年有學者將之分為廟二文化與龍山文化二個階段。²⁸

宋建忠先生對下斫出土的玉石器發表專文，認為質地屬真玉的不到百分之十。器類為鉞、刀、璧、環四種。因為在晉南地區找不到這類玉器的源頭，所以推測可能是受到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甚至江淮地區薛家崗文化的影響而產生的。認為此一玉石器傳統繼續向西傳播到陝北與甘青。下斫的璧環類多套於手臂上，宋先生認為應該只是禮儀活動時戴的裝飾品。他認為「複合環」與「凸唇環」（也就是「多璜聯璧」與「凸緣璧」）可能是此區先民所創造的。²⁹

陶寺的發掘較早，器類與下斫玉器相似，而多了琮、梳、笄、圭等。發掘者高煒先生注意其與紅山、大汶口、良渚、薛家崗諸文化之間的關係。由於墓葬中玉琮戴於人的手腕上，因而被解釋為裝飾品，認為在陶寺文化中玉琮的宗教意義相對淡薄，更重在權力和財富等世俗觀念的體現。³⁰其他學者也有持類似的看法。³¹事實上，這是不瞭解在良渚文化中、晚期，玉琮也可戴於手臂或手腕上才產生的誤解。（詳後）

自二十世紀七〇年代起，山西西南角的芮城清涼寺墓地先後出土為數豐富的玉器。芮城博物館、運城鹽湖博物館以及太原的山西省博物館都有典藏。筆者於

26 分別見：2003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夏商卷》。趙春青，〈試論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分期〉。宋建忠，〈山西臨汾下斫墓地玉石器分析〉。以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局、芮城縣文物局，〈山西芮城清涼寺新石器時代墓地〉。

27 如發掘者高煒的意見，見其1998、2002年論著，詳註24。以及2003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夏商卷》，頁59。

28 宋建忠，〈山西臨汾下斫墓地玉石器分析〉、趙春青，〈試論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分期〉。

29 宋建忠，〈山西臨汾下斫墓地玉石器分析〉。

30 高煒，〈陶寺文化玉器及相關問題〉、高煒，〈龍山時期玉骨組合頭飾的復原研究〉。

31 黃翠梅，〈傳承與變異——論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琮形制與角色之發展〉。黃建秋，〈良渚文化分佈區以外的玉琮研究〉。

1997、2004年兩度前往山西省博物館參觀，圖5石琮曾於1997年展出，它雖為石質，但做工精細，四個轉角都琢磨成規整的圓弧形。³² 2004年我又在該館庫房參觀清涼寺玉璧與玉琮等，質地多為一種大片墨綠與寬條灰白共存的閃玉，也就是本文下節所稱的「第二種閃玉」。圖6是藏於芮城博物館的玉琮，從圖片上看，應該也屬於這種玉料。³³ 圖5、6兩件的外壁都是光素平直的。2000年春，該地又收繳了一批，連同以前徵集的，目前芮城博物館與運城鹽湖博物館共藏51件玉器、6件石斧。³⁴

過去考古界曾認為芮城玉器屬中原龍山文化遺物，³⁵ 近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芮城作了正式的發掘，確定了芮城清涼寺屬於廟二文化晚期遺址，出土玉器有：鉞、璧、琮、牙璧、環、聯璧等。從所公佈的圖片可知，玉琮是青白色局部帶大片灰黑斑，可能為本文下一節所稱的「第一種閃玉」。值得注意的是，在其邊壁上，刻有兩道垂直的陰線。（圖7）³⁶

除了晉南的臨汾盆地外，太行山西麓的黎城曾出土極為重要的玉戚二件，其中一件的二面還雕琢了神祖面像。³⁷（圖8）應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可惜考古學界並未對該遺址進行正式發掘。

與芮城一河之隔的河南省靈寶西坡近年發掘到仰韶文化中期的墓地，出土了玉鉞與玉環。陝縣的廟底溝遺址屬於廟二文化期，出土玉璜二件。雖然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區都是平原，但西端的靈寶市與陝縣已在黃土高原的東緣，可歸入華西地區。已有學者對靈寶西坡出土玉器作了初步研究，確定所出的玉鉞已屬非生產工具的禮器。其質地屬硬度約4.5-5.5度的蛇紋石，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件玉鉞上留著清晰的線切割痕，（圖9）是研究製作技術的重要資料。³⁸

32 山西省博物館，《河山之精英——晉陝豫古代玉器精華展》。

3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芮城縣博物館，〈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玉器〉。

34 陶正剛等，〈山西芮城縣坡頭遺址出土玉器與良渚文化關係的研究〉。

35 高煒，〈龍山時期玉骨組合頭飾的復原研究〉。

3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局、芮城縣文物局，〈山西芮城清涼寺新石器時代墓地〉。薛新民，〈山西芮城清涼寺廟底溝二期墓地〉。

37 劉永生、李勇，〈山西黎城神面紋玉戚〉。

38 馬蕭林、李新偉、楊海清，〈靈寶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玉器初步研究〉。

陝西境內的史前玉器也有專文報導。³⁹ 陝南漢水上游的龍崗寺與何家灣遺址，出土了仰韶文化早期的玉質斧、鏟、銛、鑿類，質地已是真玉中的閃玉。陝中的渭河流域散佈著自仰韶文化至龍山時期客省莊文化的遺址：臨潼、客省莊、武功、寶雞等，出土的玉器多屬斧、銛或管、環之類的常見器類。值得注意的兩處，一為長安上泉、一為隴縣王馬嘴。前者在1965年曾同時出土一件大如草帽的玉璧，與一件高達20.7公分的玉琮。（圖10）⁴⁰ 後者於1975年出土十分氣派的超大號玉刀鏟。⁴¹（圖11）

各考古報告中器名的使用標準不太一致，我曾觀察過許多華西系統的帶刃器，發現有的在在一件器上有兩條刃線，既可用作刀，又可用作鏟。這類雙刃的玉器可稱作「刀鏟」。有的刀鏟是最初就設計好的器形，但也有的是將長期使用過的，可能局部傷缺的玉鏟或玉鉞，加以剖半再鑽上一排圓孔，當作刀子使用，也就變成一器雙刃的「刀鏟」了。

1998年時，學界還籠統地將陝北地區的龍山時期遺址都歸入客省莊文化。⁴² 近年來有了新的認知。前文曾提及早在清末民初曾有大批玉器從陝北流散至歐美，有關此點張長壽先生將西文資料整理得相當詳盡。他請了德國教授詳查科隆遠東美術館內部資料，薩爾摩尼（A. Salmony）生動地紀錄1929年他在北京附近與來自榆林府的幾個農民見面，從他們帶來的36件黑玉、6件綠玉的牙璋與長刀中，為科隆遠東美術館選購了四件。⁴³ 大英博物館的出版品中也圖文對應地紀錄，1937年捐入該館的尤默斐普魯士（Georg Eumorfopoulos）收藏中的一件牙璋與一件長刀，是來自中國陝北榆林府之東的神木。⁴⁴ 前文也已說明文革時約有1500件厚大玉器被當作玉料改刀，所淘汰的128件才被徵集發表。圖12、13的牙璋就屬這批。⁴⁵ 在此筆者要說明的是，據我觀察，雖然128件多為陝北史前先民製

39 楊亞長，〈陝西史前玉器的發現與初步研究〉。

40 戴應新，〈從上泉玉琮說起〉。

41 肖琦，〈隴縣博物館收藏的玉璋〉。

42 楊亞長，〈陝西史前玉器的發現與初步研究〉。

43 張長壽，〈論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器〉。他從1925年伯希和（P. Pelliot）的紀錄，樂提（S. C. Nott）1936年的論著，以及薩爾摩尼（A. Salmony）1931年德文、1963年英文論著等，作了綜合介紹。不過在該文中稱牙璋為「刀形端刃器」。

44 Soame Jenyne, *Chinese Archaic Jad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plate XIV.

45 同註1、3。

作的玉器，但其中也混雜了自其他地區傳入的玉器，包括山東龍山文化的牙璧，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鷹紋筭。從風格分析發現，圖14的人頭像也明顯不是陝北先民的作品，可能來自長江中游某個與石家河文化有關的文化。

近年在神木新華發掘到一個豎插三十多片玉器的祭祀坑。通過周詳的研究分析，目前將陝北、晉北、內蒙河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龍山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定名為大口文化，延安以北的陝北與內蒙中南部可稱為該文化的寨卯類型。而新華遺址大約為西元前2150至1900年。⁴⁶

延安蘆山峁出土的玉器十分精彩，圖15是徵集的七孔大刀，據發現者追憶，當初在耕地被發現時，是四把玉刀疊放一起的。這樣的佈局應該具有特殊的意義。這把玉刀的兩側都雕有凹凸齒稜，1998年4月，筆者與劉雲輝副局長一同檢視實物時，才赫然發現短邊上的齒稜居然雕作一個側面人像，後文再作討論。圖16的玉琮也出於蘆山峁，筆者檢視實物後，認為它可能是陝北史前居民的傑作，玉質、器形都與黃河中上游的光素玉琮相同，但四個轉角以凸弦紋雕琢上下兩節仿良渚式面紋，每組面紋的方向與其左右相鄰的它組正相反。⁴⁷

從這些現象可知，西元前二千餘年至一千六百年間，⁴⁸ 陝北曾發展出勢力強大的方國，大量製作使用玉禮器。雖然也用璧與琮，但主要是牙璋、大刀、圭、鉞等。⁴⁹ 綜合前述資料，可將黃河中游地區史前玉器出土情況暫列為表二。

黃河上游的資料更為瑣碎。謝端琚先生在2001年參加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的「黃河流域史前玉器學術研討會」，他的論文對於黃河上游史前玉器作了較周詳的報導與分析。他認為早年安特生在甘肅廣河半山瓦罐嘴採集，目前存於瑞典遠東博物館的玉器，⁵⁰ 應該都屬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根據他的統計：⁵¹

「斧、鏹、鏹、鑿等生產工具玉器，從仰韶文化直至齊家文化，歷三千年始

46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神木新華》，第六章。

47 鄧淑蘋，〈晉陝出土的東夷系玉器的啟示〉。

48 從圖13等齒稜比較複雜，器表又刻了平行或交叉線紋的牙璋來看，石峁的年代下限可到西元前1600年。

49 據戴應新先生追憶，石峁也有玉璧與石琮，但他因故沒有徵集。他又記載陝北的米脂、靖邊、府穀，內蒙古的准格爾旗都有發現與石峁類似的玉器。見〈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

50 J.G. 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No. 15.

51 謝端琚，〈黃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頁18-19, 10。

表二：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中游地區玉器出土表

黃河中 遊地區	晚 期 早 段 4800-3000B.C.	晚 期 中 段 3000-2500B.C	晚 期 晚 段 2500-1600B.C.
山 西		廟二文化（芮城清涼寺、 下靳）陶寺文化早期 工具及相關禮器：鉞、刀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琮、璧 、雙璜聯璧、牙璧、凸緣璧	陶寺文化中晚期（陶寺） 黎城遺址 工具及相關禮器：鉞、刀、圭、 戚、神祖紋戚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琮、璧、 璜、聯璧、梳、筭
豫 西	仰韶文化中期 （靈寶）鉞、環	廟二文化（陝縣廟底溝） 裝飾品：璜	
陝 中 陝 南	仰韶文化早期 （龍崗寺、何家灣） 斧、鏃、鑿、鏟、 刀、簇	客省莊文化（上泉、王馬嘴、 客省莊、寶雞等） 工具及相關禮器：鏃、紡輪、 刀鏟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筭、環、 璜、琮、璧	
陝 北			大口文化寨峁類型（石峁、 新華、廬山峁、甘泉）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鏟、鉞、 戚、圭、牙璋、刀、多孔刀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筭、璧、 琮、璧、環、璜

終未衰。是其主要的傳統玉器。在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宗日文化、齊家文化時期，增添了刀和多孔刀。齊家文化時又出現了鉞。這些生產工具型玉器有可能在發展中轉化了它的使用功能，如鏟、鉞、多孔刀，已由工具成爲了禮器。」

「作爲裝飾用的鐏、筭、墜飾、珠也一直存在，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馬廠類型、齊家文化有了臂飾，齊家文化出現了玦。自半山類型始，珠和墜飾等除綠松石和玉質外又採用了瑪瑙和水晶，玉材的使用範圍進一步的擴大。璧、璜、琮類玉禮器的出現是在半山類型中，宗日文化、菜園文化都有這類禮器，至齊家文化時玉禮器的比重大爲增加。」⁵²

52 文中引用閻亞林1999碩士論文紀錄甘肅武威海藏寺齊家文化遺址出土一件耳飾玦。筆者認爲在新石器時代時玉玦流行於華東，未曾流行於華西。迄今海藏寺出土玦還是孤證，不排除是華東地區玉器經貿易等管道流傳而來。

他又說：「齊家文化的禮器除了傳統的璧、琮、璜外，新增了圭、牙璋形器等。」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的年代約西元前2600-2300年。根據謝端琚先生的分析，璧、璜、琮在黃河上游出現的時間應早於齊家文化，大約在半山類型及宗日、茶園等文化。他不但將青海同德宗日遺址獨立為宗日文化，同時指出不遠的貴德、興海等黃河沿岸地區也有類似的遺存。

羅豐先生除了詳盡地報導寧夏境內徵集的出土玉器外，對於這些玉器的文化別未作十分明確的劃分。但提示性地指出：固原地區的所謂齊家文化遺存與（甘肅永靖）秦魏家、大何村等典型齊家遺存有明顯的區別，而認為茶園遺址可能是陝、甘、甯交界地區文化的主要源頭。文中更明說：「茶園、頁河子遺址的發掘者有意無意不將其歸入所謂齊家文化的範疇，依我的理解或許不在說明時代的差異，而在於區分實際文化中內涵。」⁵³

近年來葉茂林先生對齊家文化作了較深入的研究，但是部分被謝端琚先生歸為宗日文化、茶園文化的玉器，葉茂林先生多納入齊家文化中。他指出六盤山一帶的甘肅寧夏地區是齊家文化的重要區域。甘肅的定西至臨夏、武威、天水一帶可能是齊家文化的中心區域。⁵⁴他認為齊家文化可能有重璧輕琮的觀念，也懷疑一些素面簡陋的玉器，是否有可能作為將要輸出的商品而存在。⁵⁵

綜合前述資料，可暫時完成表三。為方便讀者查閱，配合製作附錄一「新石器時代晚末期華西地區出土玉器較重要之考古遺址與報告索引」及附錄二「新石器時代晚末期華西地區出土玉器較重要遺址分佈圖」。

三、華西系統玉器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雖然目前多數學者已能接受「華西系統玉器」的概念，但由於學界長期忽略此一課題，許多出土或徵集的玉器多陳壓倉庫無法發表。即或國立故宮博物院有心讓它們公諸於世，2001年邀請羅豐先生發表寧夏出土的五十餘件玉器，其中包

53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

54 葉茂林，〈從青海喇家遺址出土資料再論齊家文化玉器〉。

55 葉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的幾個問題〉、葉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研究〉。

表三：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上游地區玉器出土表

黃河上游地區	晚期早段 4800-3000B.C.	晚期中段 3000-2200B.C	晚期晚段 2200-1600B.C.
寧夏		菜園文化（海原菜園、隆德、頁河子、固原店河等）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鏃、鏃、鏃、圭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琮、璧、璜、聯璧	齊家文化（固原、西吉、隆德、海原等）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鏃、鏃鏃、刀、多孔刀、鈇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筭、墜、鐲、琮、璧、璜、圓圈
甘肅	仰韶文化（秦安大地灣） 工具類：斧、鏃、鏃、鐲 裝飾品：筭、墜、鐲	馬家窯文化（東鄉、岷縣、蘭州、民和、廣河半山、天水師趙村、樂都柳灣）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鏃、鏃鏃、刀、多孔刀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筭、墜、鐲、臂飾、琮、璧、璜、聯璧	齊家文化（武威、古浪、永靖、天水師趙村、廣河齊家坪、靜寧、莊浪等）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鏃、鏃鏃、刀、多孔刀、鈇、圭、牙璋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筭、墜、鐲、環、琮、璧、璜、聯璧
青海		宗日文化（同德、貴德、興海）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鏃、鏃鏃、刀、多孔刀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筭、墜、鐲、臂飾、琮、璧、璜	齊家文化（樂都柳灣、大通上孫家寨、西寧、民和下喇家等）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鏃、鏃鏃、刀、多孔刀、鈇、圭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筭、墜、鐲、琮、璧、璜、聯璧

括了九件玉琮，⁵⁶但筆者發現雖然大陸近年研究玉器風潮已興，論著疊出，但直到2006年底，還沒有任何大陸學者在討論所謂「西北區」玉琮時，引述過羅豐先生的論著。

由於學術界的普遍重視，華東地區史前玉器研究就累積了較多的成績。筆者曾撰文將學術界對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現狀，就三個方向作了比較分析。⁵⁷我認為未來華西系統玉器的研究，至少也要朝這三個方向去作。

第一個方向為：玉器與墓葬、聚落群關係的研究。主要依賴考古發掘所能掌

56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

57 鄧淑蘋，〈紅山文化玉器與良渚文化玉器學術研究的比較與省思〉。

握的具體資料，研究隨葬玉器的規格（器類、數量、尺寸），與墓葬規格（地點、大小、葬具等）的相對關係，更深入探索玉器在整個墓地、整個聚落群、甚至整個文化圈中所具有的文化意義。換言之，藉由玉器研究，洞悉史前社會結構。

第二個方向是針對玉器本身，包括：玉料與玉礦的研究，製作工藝的研究，以及藝術風格與宗教內涵的研究。

第三個方向是探索華西系統玉器對後世的影響，也就是從數千年的中華禮制史，看史前華西玉器的地位。

除了前述三個方向之外，還有一個非常迷人的大課題值得深入探索。那就是從華西系統玉器，可看出中華大地在西元前2600至1500年間，也就是龍山時期至夏商之交，沿海的華東諸族與高原的華西諸族間的文化交流。由於玉器的形制與紋飾充分反映先民的宇宙觀與宗教信仰，特殊的紋飾可隨著氏族的播遷帶到新的居住地區，並與當地本土文化作適度的融合。

以上種種研究課題，都有待更多的團隊，發揮潛力，努力不懈去完成。下文僅分五小節談談個人粗淺的研究心得。

四、對玉質的初步認識

回憶起1979-80年，我在歐美各博物館庫房中，仔細觀察大批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流散出去的中國古玉時，經常看到許多牙璋、大刀、大圭等，將它們端在手中都相當沈重，當時心中也相當激動。若要拍照，還得將古玉放在地板上，甚至自己站在椅子上，才能將長度接近一米的大刀拍攝下來。⁵⁸但是它們的質地常是不透明且不均勻的灰褐、灰綠色，甚至帶著灰藍色調的某種礦物，若仔細檢視，會發現不均勻的顏色常呈不規則的大小團塊，有的還分佈深深淺淺、波浪般起伏的平行色帶。（圖17、18）而這種礦物有時深得近乎黑色，但若觀察磨薄之處，還是看得出團塊或波浪紋理。（圖19）這些玉器的質感與一般觀念中的瑩秀美玉

⁵⁸ 據筆者的探訪可知，最長的一把玉刀在芝加哥美術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長101.9公分。圖片發表於Elinor Pearlstein, “The Chinese Collections at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Foundations of Scholarly Taste,” 42.

差距太大。所以當時我實在不知道它們的質地是不是真的閃玉。

前文已提及，我在1987年以後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購藏了一些這類質地的玉器，選擇其中三件請陳光祖博士以X光繞射儀測定質地，才確定這種以灰褐色基調，帶有團塊與條斑的礦物確為閃玉。此一分析結果，對於我日後提出「華西系玉器」的觀點很具關鍵性。九〇年代以後我認識了地質學家聞廣教授，1995年，美國華盛頓的弗立爾博物館（Freer Gallery of Art）請他去研究該館的玉器，他研究這類玉質，認為它們保留了變質作用前母岩的沈積結構，而其母岩很可能是均勻細膩的白雲岩。他適切地形容大小團塊與波浪般色帶為「布丁石」文理與「韻律條帶」。⁵⁹ 這就是我在後文中所稱的「第三種閃玉」。近年「華西系玉器」的概念普及後，這種閃玉常被一般愛玉族直接稱為「華西玉料」或「齊家玉料」。

事實上華西玉器的用料相當多樣化。除了俗稱「鴛鴦玉」「酒泉玉」的蛇紋石類礦物相當普遍外，據筆者統計，至少有三種閃玉大量存在於史前華西地區。

第一種閃玉以青白色為主，清亮瑩潤，類似大家習稱「和闐玉」者。在仰韶文化早期陝南的龍崗寺遺址中就已使用。（圖20）這類閃玉有時散佈灰黑色大大小小的好像蟲蟻般的包裹物。（圖21），這類包裹物常深埋緻密玉料的內部，所以不能誤釋為因玉材表面有不規則的細小裂痕，經由次生變化而造成。⁶⁰ 圖21玉鏟出土於新華遺址，經鑒定確知為陽起石actinolite，⁶¹ 屬於閃玉。⁶²

這種以青白色為主的閃玉，常在局部受褐鐵礦（成分為帶水三氧化二鐵）的沁染而出現大片褐紅斑，因為顏色接近紅糖，所以俗稱「糖料」。地質學家們多認為糖料是在山脈中形成。⁶³ 圖22至25都是寧夏固原出土的玉璧等，⁶⁴ 連接在褐紅色部位的旁邊又呈現不透明灰黃色。圖23是固原張易出土的九件玉質色澤文理大致相連的玉璧與圓片，經仔細比對，發現只有三片是完全相連。（圖24）換言之，當初的玉料應該剖切出不只九片。筆者懷疑該處可能為玉器作坊。

59 聞廣，〈中國大陸史前古玉若干特徵〉，頁220。錢憲和教授也有類似的研究，見其，〈古玉之礦物學研究〉，頁227。

60 臺灣大學地質系錢憲和教授曾如此推測，筆者甚為反對。

61 同註44，該玉鏟編號99K1:23，質地鑒定見頁369。

62 閃玉nephrite是陽起石actinolite與透閃石tremolite以任何比例構成的固溶體solid solution。

63 楊伯達等，〈中國和闐玉〉，頁63-64。楊漢臣等，〈新疆寶石與玉石〉，頁89。

64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

在華西地區，第一種閃玉不但出現的時間最早，而且使用的時間長、範圍廣。陝西延安蘆山峁徵集的玉璧（大口文化）、⁶⁵ 晉南清涼寺廟二文化的玉琮（圖7）、陶寺文化陶寺遺址出土玉璧、玉琮，⁶⁶ 甘肅武威齊家文化遺址皇娘娘台出土玉璧，⁶⁷ 青海齊家文化遺址民和喇家出土玉環、條形玉器等，⁶⁸ 寧夏齊家文化遺址固原張易出土玉璧等，（圖22至25）四川成都廣漢出土寶墩文化玉璧、玉斧，三星堆文化玉矛，⁶⁹ 都屬於這類以青白色為基調，清亮瑩潤的閃玉。筆者要申明的是，雖然這些玉料外觀較相似於和闐玉，但不能就此認定它們採自新疆和闐地區，甚至它們可能採自多個不同的礦區。

華西地區常見的第二種閃玉，是細膩不透明的暗草綠至藍綠色，常被灰白色的寬帶包圍。由考古資料可知，在晉南的廟二文化（圖6）與甘、青、寧的齊家文化中都出現這類玉料。圖26玉璧就是清末民初時被美國的洛弗氏（Berthold Laufer）在華北徵集，目前藏於芝加哥的費氏博物館（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⁷⁰ 圖27是寧夏隆德沙塘出土的。若只看此一單片，則不清楚這是什麼東西？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了六片，每片長度不一，約在22公分左右，寬約16.5-18，厚約0.78公分，六片可圍成直徑約57.5公分的大圍圈。不過圍成後，外圈並非圓形。（圖28）

第三種閃玉就是前文提及有明顯沈積文理的玉料。它可能是使用量最大的一類。從考古資料可知，晉南襄汾陶寺文化遺址出土帶有「8」字形嵌片的玉鉞、⁷¹ 陝西隴縣王馬嘴客省莊文化遺址出土的長77.2、寬32.5公分的大型玉刀鏟（圖11）、⁷² 陝北神木石峁大口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刀、牙璋，甘肅莊浪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刀鏟（圖29）、⁷³ 甘肅古浪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刀、⁷⁴ 青海同德宗日宗日

65 圖片效果最好的是：鄧聰主編，《東亞玉器》，彩圖66。

66 《中國出土玉器全集·3》，36、41。

67 《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5》，1。

68 《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5》，145、167。

69 《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3》，8、14、96。

70 Berthold Laufer,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只有原版書才有此彩圖。

71 《中國出土玉器全集·3》，30

72 王馬嘴出土的大型玉刀鏟是非常壯觀的一件玉器，1998年我在陝西省博物館看過實物。彩圖見王長啟主編，《中華國寶——陝西珍貴文物集成·玉器卷》，頁11。該書中稱之為「五孔玉璋」。

73 高雄市立美術館，《黃河文明——甘肅遠古彩陶特展》。

74 《考古出土玉器全集·15》，圖39。

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刀（圖30）、⁷⁵ 青海大通孫家寨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刀（圖31）。⁷⁶ 四川三星堆文化凸緣璧、牙璋等。⁷⁷ 事實上，這類玉料使用的時間很長，商代、西周時還繼續開採使用，圖18就是流散到美國弗立爾博物館的，刻有「太保」銘文的大玉戈。聞廣教授曾取樣分析，確定其質地為「透閃石軟玉」，⁷⁸ 即本文所稱的「閃玉」。商至西周時，甚至將齊家文化的帶刃玉器改刀製作小件玉飾，器表上常留有牙璋等器物上的平行陰線紋。

以上三種閃玉，以第一種出現時間最早，仰韶早期就有使用了。第二、三兩種出現的時間差不多，分別在廟二文化、宗日文化中出現，到了齊家文化時，三種閃玉都在使用。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第三種閃玉只用於製作圭、刀、牙璋之類的片狀帶刃器，而不用來琢制祭祀用的圓璧、方琮。可能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⁷⁹

聞廣教授指出，雖然第三種閃玉看起來疙疙瘩瘩地，好像不細緻均勻，但從電子顯微鏡中觀察，質量非常細緻，在變質作用中發展出很多小的雜晶。⁸⁰ 也正因如此，第三種玉料才能開剖出大塊薄片。

由於聞廣等地質學家們的分析，華西玉器的玉料研究已有些成果，但是有關玉礦的調查方面，還沒有清晰的眉目。聞廣教授曾對臨洮地區洮河玉料做過分析測定，因洮河玉料不具備明顯的沈積岩結構，尚無法完全證明洮河一帶就是史前華西居民採玉料之處。⁸¹

但也有學者認為晉、陝地區因為被巨厚的黃土覆蓋，欠缺閃玉形成的時空條件，正因玉料短缺，所以晉、陝地區史前玉器頗多改制現象，而此區的玉文化也

75 宗日玉刀彩圖見《考古出土玉器全集·15》，圖151。謝端琚先生認為屬宗日文化，見：謝端琚，〈黃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葉茂林先生歸入齊家文化。見葉茂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地區出土玉器概述〉。

76 《考古出土玉器全集·15》，圖150。

77 《考古出土玉器全集·13》，圖26、30。

78 聞廣，〈中國大陸史前古玉若干特徵〉，頁24-29。彩圖公佈於Thomas Lawton, "An Asian Art Legacy," 86.

79 廣漢三星堆1986年發掘的大祭祀坑中，有用第三類玉料製作的凸緣璧。此二祭祀坑的年代已晚於本文設定討論的年代下限1600 BC。也有學者認為凸緣璧是裝飾用品，而非禮制上的玉璧。

80 聞廣，〈中國大陸史前古玉若干特徵〉，頁221中仔細地描述了電子顯微鏡下看到的雜晶群，並對變質作用的二階段作了合理的推測。

81 承蒙聞教授口頭告知。但我從照片觀察，洮河玉料的顏色分佈（灰白色圍繞深的藍綠色）倒相似於本文所稱的第二種閃玉。

是「無脈絡可循又內容紛雜」。⁸²

筆者認為是否巨厚黃土覆蓋之下就沒有玉礦？還有待地質界全面探勘。在此要澄清的觀念是，玉料本屬不易腐朽的珍貴資源，歷代、各地都有用前代玉器當作玉料改制的現象。根據聞廣教授的分析，只有前文所稱沈積文理相當明顯的所謂「第三種閃玉」，因為在變質作用中發展出很多小的雛晶，所以質量非常好，才能開剖出大塊薄片，如良渚文化那樣班雜結構明顯的玉料，是無法切出薄片的。⁸³

前文已多次說明早在清末民初曾有大批玉器從陝北神木石峁流散至歐美，蘆山峁的群眾也追述，20世紀40-50年代仍有古董商在蘆山峁收購玉器。⁸⁴到了1966年文革以後，至少又有1500件石峁玉器被當作玉料改刀出售（詳前）。所以至少可確定，史前時期陝北的制玉工藝相當發達，成品非常豐富。

西安地質學院專家目驗了戴應新徵集的石峁玉器，對質料作了推測，其中有墨玉、碧玉等，並推測玉料來自陝北本地、關中的藍田、富平和附近的內蒙、甘肅一帶。⁸⁵姬乃軍先生也引述1937年7月6日延安出版的《新中華報》曾報導：子長一區七鄉非灣村發現梅（墨？）玉，安塞縣發現玉石。還紀錄直到1995年時，陝北子長縣內仍儲藏了墨玉。

總之，晉、陝地區的玉礦分佈情形有待地質界深入且全面調查。但史前晉、陝二地區都有本土的玉器雕琢工藝，陝北的製作與使用量更是大得驚人，因為所用玉料中有一種沈積結構明顯的，能夠被切割成薄片，所以先民也很聰明地運用此一特點而常將舊的玉器加以改刀。

五、製作技術的發展與區域性差異的存在

前文已介紹黃土高原東緣的河南靈寶西坡仰韶中期遺址中出土了禮制用的玉

82 黃翠梅、葉貴玉，〈自然環境與玉礦資源——以新石器時代晉陝地區的玉器發展為例〉。

83 有沈積文理的華西系帶刃器在商周時持續被改刀利用，筆者所見最薄的一件是在山西侯馬祭祀坑出土的，可形容為：「薄如紙」。

84 姬乃軍，〈延安市蘆山峁出土玉器有關問題探討〉，頁29。

85 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頁47-48。列出的礦物有：墨玉、玉髓、石英岩、大理岩、蛇紋岩、黑曜岩、碧玉等。

鉞，此一新資料已突破了以往對中原地區史前玉器發展的認知。值得注意的是圖9玉鉞上的線切割痕，顯示當時中原地區玉器製作工藝可能與華東地區有關。但是廣大的華西地區主要流行用片狀工具切割玉料，為何線切割的技術只能流傳到黃土高原的東緣就無法繼續西進？倒是值得探索的問題。

華西地區片切割的技術隨著時代早晚，片狀工具的質地與厚度也有改變。二十世紀早期瑞典學者安特生在甘肅廣河半山瓦罐嘴採集的玉器，目前典藏於瑞典的遠東博物館中。圖32、33為該遺址出土的玉璧與玉琮。玉璧的尺寸不大，外徑15公分，器表一道直條切割痕，切痕的剖面明顯地呈「V」形，上方開口處寬約1公分，推估當初是用石刀之類的切割工具來開璞。圖33的玉琮，還沒有發展出射口，下方還有一塊傷缺，是否能算作「原始玉琮」？還值得研究。謝端琚先生認為瓦罐嘴是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年代比齊家文化早。從圖32、33呈現的原始性與樸拙性來看，瓦罐嘴的玉器的確比較古老。

但到了龍山晚末期時，玉器逐漸大型化。已公佈資料中有出土地點的最大玉璧直徑36公分，（圖34）出土於寧夏隆德縣沙塘鄉和平村，目前藏於隆德縣文管所，據報導當時與玉琮一同出土。目前寧夏境內有出土地點的最高玉琮，高19.5公分，（圖35）寧夏固原縣河川鄉店河村出土，目前藏於固原博物館。⁸⁶ 前文已提及長安上泉村曾伴隨出土過大如草帽的玉璧與高20.7公分的玉琮（圖10），事實上存世的史前華西風格玉璧直徑可接近40公分，玉琮可達32公分。⁸⁷ 據筆者旅行探訪典藏二十世紀初年流散的中國古玉的歐美博物館可知，直徑達35-40公分的史前華西大璧存世的至少有六、七件之多。

圖27的玉圍圈散片，也出土於隆德沙塘，單片的尺寸還超過圖28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由此推算它原來也是相當厚大氣派的玉圍圈。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玉圍圈是目前已知資料中，存世最完整的一組。筆者曾詳細研究它的色澤文理以及鑽孔現象，確知這六片雖出自一個柱狀玉料，但不是連續的六片，顯然當初剖解出更多的玉片，分別由不同的琢玉者在每片玉的四角上鑽孔，再隨意選擇大小合

86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頁35-68。但該文第45頁記錄該玉琮出於隆德縣沙塘鄉，現藏於固原博物館。筆者懷疑此處可能是誤記。因為圖片說明是記錄固原縣河川鄉店河村出土。如果出於隆德縣，應該藏於該縣的文管所。

87 兩件都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宜的玉片組合成圈。圖28c右下角的一片器表有明顯的直條切割痕，圖28b就是該片的側面圖像。切割槽深0.96公分，開口處的寬度為0.13公分。由此可知，當時用來開料的片狀工具在刃線之上0.96公分處，厚約0.13公分。

圖11是隴縣王馬嘴出土的大型玉刀鏟。長77.2、寬32.5公分，但最厚處才1公分。筆者曾見過實物，的確是件非常氣派，又製作精良的大件器。隴縣在陝西邊境，距離隆德、固原相當近便。這些遺址雖因分屬不同的省分，而被冠以不同的文化別，但時代性大致相同，像圖11、15那樣的帶刃玉器，甘肅、青海、寧夏境內也很多。

整合這些以前被忽略的零碎資料來看，隆德、固原、王馬嘴一帶（附錄二地圖上標示17、21、23），在龍山晚期曾經發展出相當強大的政治組織，此區可能是某個考古學文化（可能是客省莊文化、菜園文化或齊家文化？）的最高中心址。這裡的統治者可能掌控了珍貴的玉礦資源，因為社會地位崇高而使用玉禮器的尺寸也較大，除了玉璧之外，玉琮、圍圈也是重要的禮器。從玉器逐漸走向大型化可知，當時應該會開採山料，而且已發展出多人合作的玉作坊。

前文曾引述葉茂林先生認為甘肅的定西至臨夏（東鄉附近）、武威、天水一帶（附錄二地圖上標示27、28、29、30、35）可能是齊家文化的中心區域。但目前公佈的資料顯示，這一帶多璧少琮，除了古浪（地圖上標示34）曾出土長達65.5公分玉刀外，大部分出土玉器的體積不大，製作精良者也不多。

葉茂林、羅豐二位先生分別對甘青地區與寧夏地區考古出土玉器情況有著不同的描述，前者少琮、也少大件器，後者多琮、也多大件器。前文已引述羅豐先生強調寧夏固原地區的遺存主要源頭來自菜園文化，與甘肅永靖（附錄二地圖上標示33）的典型齊家遺存有明顯的區別。那麼我們或許可作如下的二種假設：

第一種假設為：這二區本即屬於不同的考古學文化，有不同的禮俗。

第二種假設為：齊家文化分佈範圍頗廣，真正的最高中心址是固原地區，玉琮是最重要的禮器，特殊身份者才能使用大璧、大琮、大聯璧（包括圍圈）來祭祀天地神明。甘青境內散居較次級的齊家文化貴族，使用中、小尺寸的玉璧。至於平民就使用石璧來祭祀。由於琮在禮制上位階高於璧，一般人不能隨意使用。

前述假設是否為真？必得仰賴日後積極且有系統的發掘與研究了。

青海出土的齊家文化玉器上的切割槽，槽寬不足0.2公分。有學者據以推測當時可能已有金屬工具，並藉助機械原理予以快速切割。⁸⁸ 筆者認為這需要發展實驗考古學才能證實。

六、特殊造形玉器的萌芽與傳播

一般的生產工具，如斧、鏟、鏹、鑿、刀等，一般的裝飾品，如：管、珠、墜、環、璜等，在許多地區都可以自然發展而成。但對於特殊造形，甚至具有特殊功能與意義的玉器，就未必處處都有。璧、琮、牙璋、聯璧，這四種玉器比較特殊，所以對於它們的萌芽與流傳，就有較多的討論。也有學者將多孔大刀也納入此一思考範圍，但筆者認為刀子是日常生活用具，基本上各處都有。是否能發展出玉質的多孔長刀，可能與該地蘊藏的玉料能否剖解出大型薄片有關。

由目前考古資料看，中華大地上最早出現圓形玉璧的地區應該是黑龍江、吉林境內，該區的小南山、腰井子、洮南等遺址，大約西元前5500-4000年。⁸⁹ 此區的環璧形玉器應是遼西的紅山文化玉璧的前身。⁹⁰ 玉璧在江南地區出現較晚，西元前三千多年時崧澤文化、凌家灘文化中才出現玉璧。

良渚文化早期張陵山墓葬中出土一件琮形鐮，在圓筒形玉鐮外壁，淺浮雕四個刻有面紋的長方形裝飾片。⁹¹ 到良渚中期時，才發展出真正的外方內圓的玉琮。考古學界對良渚文化年代的看法向有爭議，若按照目前多數人沿用的年代資料，良渚中期大約為西元前2900-2500年。⁹² 基本上稍早於華西的廟二晚期或半山類型。

玉璧的造形簡單，東北與江南玉璧的形制，自始就有區別。前者將外緣與孔緣處都加以磨薄，而後者沒有此一現象。所以沒有人認為後者是受前者的傳播影

88 王國道等，〈青海齊家文化玉器研究〉，頁263。

89 周曉晶，〈吉黑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探究〉。劉國祥，〈中國東北地區史前玉器發展階段初論〉。

90 周曉晶最先提出這個看法，同前註。

91 許多學者直接稱之為「玉琮」，但我認為黃宣佩先生稱之為「琮式鐮」是比較合理的。見黃宣佩，〈齊家文化玉禮器〉。良渚早期趙陵山77號墓出土一件內圓外方筒形器，也有人稱之為「玉琮」，但沒有射口。

92 樂豐實先生認為良渚文化年代為西元前3500-2500年。若然，良渚中期應該更早些。樂豐實，〈再論良渚文化的年代〉。

響而發生的。在此前提下，華西地區自己發展出玉璧，也非絕不可能。

但玉琮的造形就很特殊了，連乾隆皇帝都曾感歎不知道這種玉器是作何用途。新石器時代各地出土的玉琮，除了紋飾有無與繁簡的差別外，基本形制相當一致，但器物的尺寸卻可以差距很大。從考古資料看，史前的江南與華西都曾大量製作璧與琮，璧的數量尤其驚人。（雖然目前考古發掘的華西玉琮不多，但經過數千年的淘汰銷毀，迄今各公私立博物館中，華西式玉琮的數量一般都超過良渚式玉琮的數量，詳註12）二者在日常生活中都沒有實際功能，在尚未大量使用金屬的時代，先民不但要開採運輸沈重的玉礦，還要石沙配合植物纖維、石板等工具，用線切割、片切割或原始砣具等樸拙的方法，將既硬又韌的閃玉等岩石琢磨成圓璧或方琮，不但需要高明的技術，更需要漫長的時間。

所以能製作大量璧與琮的考古學文化，當時的社會組織必然已有相當程度的分化，技術分工達於某種程度，才能保持一大批人專業地製作玉器。而璧與琮一定具備了特殊形而上的意義，而其意義是整個社會裡的各個階層成員都接受的，尤其是統治者深信不疑的，才能驅使先民發揮最大的耐心與毅力，經年累月地製作出如此多沒有實用功能的璧與琮。結合各種現象，我們推測璧與琮可能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發展成有組配關係的祭祀天地的禮器。⁹³

由於迄今考古發掘資料中，華西地區璧與琮出現的年代較華東晚，所以學者們多認為這是良渚文化向西傳播的結果。雖然在山東、山西等地，出土了一些可能是中介型的玉琮，但資料零星且不成系統。前文已提及因為陶寺玉琮出於人的手腕上，有的學者認為玉琮已改變了角色或功能，只用作裝飾品或財富的象徵。

事實上，考古學家依據出土現象認為良渚中期瑤山墓葬中，成排的雕紋玉琮多是直接套在墓主人手臂上，且常在一隻手臂上連續套好幾個琮。⁹⁴到了良渚晚期，如普安橋、新地里墓葬中，仍有墓主人手腕戴玉琮的實例，而且紋飾方向與墓主的頭向相反。有學者推測墓主人是戴給自己看的，稱之為「自賞性」。⁹⁵但我

93 過去大家都認為直到《周禮》一書編撰的戰國時代，才將玉璧、玉琮組配成象徵圓與方，用以祭祀天地的禮器。但近年來的考古資料顯示，良渚文化晚期時，璧與琮的組配關係可能已經形成。因為在良渚晚期時，只有這兩種玉器上才能刻畫以鳥、日、柱子、祭壇等元素組成的通神密碼。而在華西地區，陝西長安上泉村、甘肅靜寧治平鄉、甘肅天水師趙村等處，也有璧與琮成組出土的情況。筆者出版較多相關論述，較晚近的一篇為：〈刻有天象符號的良渚玉器研究〉。

94 瑤山等墓葬報告整理工作的參與者方向明先生的意見。

95 蔣衛東，〈神聖與世俗——關於良渚文化玉器功能的若干思考〉，頁142。

倒懷疑，良渚的宗教人物是否在祈禱時將手臂高舉，注視著玉琮上雕琢的面紋，與神對話。姑不論此一假設是否正確，但確定陶寺文化與良渚文化居民都將玉琮戴於手腕，不能因此推測黃河中上游的玉琮只用作裝飾品或財富的象徵。

事實上華西地區的史前考古還有待更積極地展開，無法預估日後是否會有新的資料修改目前的紀錄？筆者以為雖不能排除「傳播」的可能，但或許因為古老的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原即是中華大地原始文明的底層，文明發展到某個階段，各文化間相互作用，訊息交流，自然產生相似的文化面貌。⁹⁶而華西居民大量製造玉琮，卻保持光素，是因為它們有自己的宗教思想與審美觀。

像圖4、12、13那樣造形奇特的玉器，是否就是古代文獻中所稱的「璋」或「牙璋」？似乎是學術界暫時無法解開的謎題。在此我們只暫時沿用此一約定俗成的器名。迄今在山東境內有四個地點出土牙璋，其中二處在居住區之外的山上（沂南羅圈峪村、五蓮石場鄉上萬家溝），被認為是祭祀坑。另二處雖有文化遺存，但牙璋都是在農田改造之類活動時意外出土（臨沂大范莊、海陽司馬台）。⁹⁷有關的論文不少，經分析羅圈峪村（出土尚完整的三件）與大范莊（出土二件）的年代都可能跨入大汶口文化晚末期，故學者定其年代上限為西元前2700年。⁹⁸圖36、37兩件石質的，被認為是最原始的牙璋，筆者注意到它們的刃部都是雙面刃，而羅圈峪村出土的另二件石牙璋，刃線雖已呈淺凹弧，但也是雙面對磨成刃的。圖38玉牙璋出於大范莊，淺凹弧的刃部雖是雙面對磨，但已明顯地偏向一邊。圖39司馬台出土的玉牙璋的淺凹弧刃部就完全發展成單面刃，一面磨斜，而另一面完全保持平整。由於該遺址為山東龍山文化前期，故司馬台牙璋的年代訂為西元前2600-2300年。

不過不知何故，山東地區的牙璋並未形成大的製作風潮，而陝北卻大量製作，且發展出複雜多變化的凹凸齒稜與各種平行或交叉的陰線紋。（圖12、13）山東與陝北的地理位置相距甚遠，中間地帶目前也還沒有足夠的資料證明這種傳播關係。

96 有關「原始文明底層」與「相互作用圈」的觀念，見於張光直，〈中國古代文明的環太平洋的底層〉。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

97 四處遺址雖各有簡報，但圖片等資料豐富翔實的為王永波，〈關於刀形端刃器的幾個問題〉。于秋偉，〈山東沂南新發現的牙璋和玉器〉。

98 邵望平、高廣仁，〈從海岱系玉禮器的特徵看三代禮制的多元一統性〉。樂豐實，〈海岱地區史前祭祀遺存二題〉。

牙璋的造形奇特，但據筆者的檢視，不少牙璋在彎弧形的刃部上，還留著相當明顯的因為使用而造成的傷缺。如圖40a就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一件龍山時期牙璋，它的刃部中段有著連續的大小傷缺（圖40b）。⁹⁹ 雖然頗多學者認為牙璋是模仿農具中的「耜」，但它的形制與戈相似，只是頭端不同，所以也可能如圖40c那般，綁縛木柄，成為砍殺敵人的兵器。

目前的資料顯示，陝北多牙璋、長圭、大刀之類的條狀帶刃器，但也徵集到璧與琮。甘青寧較多璧與琮，也見圭、刀等。盜掘流散品中曾有傳出於甘青地區的牙璋，但正式的報導只見到甘肅積石山銀川齊家文化中出有牙璋。¹⁰⁰ 晉南的陶寺、陝北的石峁，都有玉戈的萌芽跡象，玉戈是下一個階段最重要的玉禮器之一。

在眾多的玉器類別中，聯璧（包括「圍圈」）可算是華西玉器中的獨特器類。聯璧出現於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瓦罐嘴）與廟二文化（芮城、下靳）中，在客省莊文化、齊家文化中，有越來越流行，也越來越大的趨勢，幾乎晉、陝、甘、寧、青都有出土。小型聯璧可當手鐲配戴，但不少體積壯碩者，實在想不通作何用途？

過去曾有人懷疑「聯璧」的出現是因為玉料不夠製作完整的玉璧，就只好「小料大作」用玉瑣連接出完整的玉璧。現在已發現許多體積壯碩的聯璧，它們的單片就足夠製作一件玉璧，自然否定了這種假設。可能為了求大，最大型的聯璧的單片常保留原來玉礦的邊皮而不加以切磨，所以連接後週邊並非正圓形，這樣的可稱為「玉圍圈」。（圖27、28）

宏觀地分析華西居民的美學表現，或可洞悉華西先民偏好製作聯璧的行為，可能隱含著特殊的哲學思想。這兒陶器藝術的極致，就是馬家窯文化彩陶上那種沒有起始、也沒有終結，勾連回轉，令人目眩神迷的圖案。（圖41、42）再看看聯璧，不也是等分單元，無始無終，回環旋繞的設計嗎？或許這樣的「連續」設計，蘊含了華西先民追求生生不息的「永恆」意念呢！

99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二件牙璋，圖40者只能確定屬龍山時期，但尚不能斷定它的地域性與文化別，彩圖發表於鄧淑蘋，〈曙光中的天人對話〉。但另一件則明顯地屬於四川廣漢月亮灣類型，年代下限可暫訂為西元前1600年，在其刃部出了一塊傷缺外，基本上沒有明顯的使用痕。發表於鄧淑蘋，〈由院藏三星堆文化牙璋談起〉，以及鄧淑蘋，〈曙光中的天人對話〉。

100 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文化為中心〉。

七、東夷系神祖紋的西漸透露氏族播遷的訊息

龍山時期中華大地上各區域性文化彼此之間交流頻繁，這已是考古學界的共識。前文曾提及神木石峁出土山東龍山文化的牙璧、石家河文化的鷹紋筭等。近日在晉南陶寺遺址也出土了石家河文化的抽象與具像的玉雕神面。¹⁰¹ 這些都是直接將其他文化的玉器搬離原作地，最後留在陝北或晉南。造成的原因可能是戰爭掠奪、商業貿易，或是人群的遷徙。

但是黎城出土玉戚（圖8），以及蘆山峁出土玉刀與玉琮（圖15、16）就不是那麼單純了。它們都是在一件玉器上呈現二種或三種文化因素，這樣的玉器我稱之為「文化綜合體」。

前文已分析圖15玉琮的質地與器形都是典型的華西玉琮。但在四面器表雕琢了仿良渚式的面紋，眼瞼的輪廓不像良渚中期的「卵形眼」，比較接近良渚晚期在福泉山或寺墩出土玉琮上面的「桃形眼」，但又非淺浮雕整塊眼瞼，而是用凸弦紋勾邊，在龍山時期這種凸弦紋流行於石家河文化與山東龍山文化中。所以這件玉琮正是結合了多種文化、不同風格於一體的「文化綜合體」。

由於山東日照兩城鎮出土的玉圭，¹⁰² 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玉圭的紋飾結構相同，證明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玉圭也是山東龍山文化的遺物，（圖43a）在這件玉圭的兩面分別雕琢了抽象與具象的面紋。具象面紋的特徵是有清楚的臉龐輪廓線，人眼、戴圓耳環、戴船形帽，留著長髮；中央正面面紋（最寬處4公分）雙頰旁的長髮被兩個小的，造形相同的側面面紋（最長處1.9公分）所遮。圖43b就是兩個側面面紋。筆者曾撰文考證抽象與具象的面紋都是東夷氏族信奉的神祖，長髮戴帽者可能是傳說的氏族女性祖先常儀（嫦娥）。¹⁰³

但是我們發現這樣的東夷神祖面紋卻出現在典型的華西系帶刃玉器上。黎城玉戚的質地是前述第三種閃玉，迄今我還沒有在大汶口或山東龍山文化出土器中看過這種玉質的器物。在黎城玉戚的左右兩邊，分別雕琢了抽象與具象的東夷式神祖面紋，但線條比較方正平直。觀者可明顯地看出神祖的帽、額鼻、嘴、下巴

101 抽象的玉神面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等，〈陶寺城址發現陶寺文化中期墓葬〉，圖三。具像玉神面見於：中國文物資訊網2006年10月9日。

102 該件玉圭系早年劉敦愿教授徵集，發表於氏著，〈記兩城鎮發現的兩件石器〉。

103 鄧淑蘋，〈雕有神祖面紋與相關紋飾的有刃玉器〉。〈論雕有東夷系紋飾的有刃玉器〉。

等正好形成凹凹凸凸的齒稜。若以器邊為中心將兩面的花紋左右平展，就成為圖8c、8d的樣子。圖15蘆山崱出土大玉刀的兩側也有凹凸齒稜，較短的一邊雕作戴帽神祖的側面輪廓線，帽、額鼻、嘴、下巴等形成凹凸齒稜，若以器邊為中心將兩面的花紋左右平展，就成為圖15c的樣子。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大刀右側凹凸齒稜可能是抽象神祖的額、鼻、嘴的輪廓線了。

除了這幾件出土器外，早年流散到歐美的玉器中也有不少極富研究價值的。圖43是哈佛大學薩可樂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Museum）收藏的一件，¹⁰⁴ 由其黃綠瑩透的玉質，寬短厚實的器形，可知屬於山東龍山文化玉鉞。¹⁰⁵ 在其器表用淺陰線刻畫抽象神祖面紋，結構與朱封出土的鏤空玉飾（圖45）非常相似，左右兩側線條作下垂狀，比圖43玉圭上抽象面紋更為柔美，但眼睛已不作漩渦眼，而較相似於良渚晚期的「桃形眼」。

值得注意的是圖46玉刀，1980年筆者第一次上手仔細觀察實物時，它還與薩可樂收藏的其他玉器一起寄存在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中。¹⁰⁶ 當時我紀錄了它的器形與紋飾的關係。在它的中央器表淺浮雕了與圖44、45相似的面紋，在玉刀的兩端都雕有紋飾，但較窄的一端已殘破，較寬一端的兩面器表都淺浮雕了抽象神祖面紋，結構頗相似於黎城玉器（圖8c）。

圖47是收藏在弗立爾博物館的大玉刀，1980、1992年我兩度仔細觀察實物。確知兩面花紋基本相同。在較窄一端邊緣的兩面雕琢了具像的長髮戴帽神祖面紋，帽緣、額鼻、嘴、下巴等形成凹凸齒稜。此外，還在器表刻繪兩組花紋，在野豬鼻端之前的，也是長髮戴帽的神祖像。

圖46、47兩件玉刀的質地都是本文所稱華西第三種閃玉，而器形也與圖30、

104 圖42玉鉞原為美國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Fogg Art Museum典藏之溫索普收藏Grenville L. Winthrop Collection中的一件，1975年發表於Max Loehr, assisted by Louisa G. Fitzgerald Huber, *Ancient Chinese Jades*. 後因美國的大收藏家Arthur M. Sackler出資在哈佛大學建立薩可樂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Museum，原典藏於福格博物館中包括溫索普收藏的亞洲藝術品，已撥交至Arthur M. Sackler Museum。因Arthur M. Sackler又分別捐資給北京大學與華盛頓，分別興建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Museum of Art and Archeology，與薩可樂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為分辨三家博物館，只能將其中文名略作區別。

105 相似於山東日照大孤堆出土玉鉞（目前典藏於臺北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及山東臨朐朱封出土玉鉞。

106 1980年代時寄存於大都會博物館的沙氏收藏，日後典藏於華盛頓的薩可樂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中，註104中已說明華盛頓的薩可樂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成立情況。

31出土的宗日文化、齊家文化玉刀相似。那麼為什麼上面刻繪著東夷式的神祖紋呢？筆者曾推測這是東夷族系在向西遷徙時，始終帶著虔誠的宗教熱誠，一面與在地文化充分融合，一面仍將自己信奉的神祖像雕琢在新的玉器上。¹⁰⁷

八、從自然生態看不同風味的東與西

華西地區範圍廣大，還有待日後更多正式的、系統的考古發掘，建立各地區玉器文化發展的脈絡。雖然前文已提及各地區流行的器類略有差異，但整體風格呈現相當的共性。因為它們多光素平整，加上玉料緻密易於解剖成片，歷代多當作玉材改刀。即或如此，從殘存的資料仍可發現華西玉器不乏質美工精，端正秀麗、氣勢磅礴的作品。因為過去缺乏系統的研究，導致許多人誤以為華西玉器多是粗糙、拙劣且簡陋。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許多史前玉器，我也常需籌辦各式展覽及負責相關的出版品。每當我面對各種史前玉器時，我會從它們的形制、花紋、符號等，試著去體察先民雕琢它們時的心境。因為「物」是人創造的，古人生活在不同的環境，醞釀了不同的思維，發展了不同的宗教思想與藝術品味，也就製作出不同的器用。

當我們面對東亞的自然地圖時，會發現華東的沿海平原區與華西的高原峻嶺區的分界線並不是南北垂直的，而是大約30度的東北—西南的走向。太行山正是這條分界線的中段。華東與華西雖因生業不同而製作不一樣的實用陶器、石器，但用來祭祀神明祖先的玉器，卻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

華東的史前玉器上多雕琢各式動物紋樣，傳說與祖先生命來源有關的「玄鳥」主題更因南北生態差異而造形有所不同。北方（以紅山文化為主）多鷹鷂類，南方（以良渚文化為主）則多燕鳩類。但華西地區的先民，只在陶器上裝飾具象或抽象的動物花紋，卻不將活潑的生物圖像帶入玉器創作的領域。

若進一步統計華西玉器玉料與器類的關係，會發現雜色斑駁、沈積結構明顯的所謂「第三種閃玉」只用來製作帶刃器，不用來製作最重要的通神禮器一璧與琮。這些現象暗示：可能在華西先民的思維中，天人交流時，富含精氣的純淨美

107 同註103。

玉最能發揮強大的感應力。唯有選擇簡單光素的幾何造形，才能不破壞美玉的純淨質感。或因基於此種信念，連最高級的大型祭器——璧、琮（可能包括大圍圈），器表可以拋磨光潤，邊角可以琢磨規整，但仍保持質樸無華的純淨風格。只有在象徵人間統治者身份地位的瑞器，如大刀、牙璋等，器表才刻畫平行或交叉的陰線紋。

高旱的崇山大嶽與濕潤的湖泊海洋，是華西、華東在自然生態上最大的不同，因而孕育出不同的藝術傳統，二區的玉器在製作技法及作品風格上都有明顯的差異。華東流行線切割技法、象生母題發達，具神秘象徵意義的耳飾瑑廣布。華西玉器卻是片切割技術普及、多光素的幾何造形、晚期更崇尚體大厚重的雄渾氣勢。¹⁰⁸

如果考古發掘無法探索出玉琮與牙璋在華西地區的本土發源，那麼更需研究新石器時代晚期華西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內涵，探索為何這些器類在華西能如此的蓬勃發展？而令中原地區能後來居上地成為中國文明起源地。從宏觀的角度觀察，夏商周三代主要承襲華西玉器傳統。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大刀、牙璋，明顯屬華西風格。殷墟安陽小屯丙組壇祀建築基址下埋有一蒼璧、一白璧的現象，¹⁰⁹令人聯想到齊家文化喇家遺址在屋內牆邊地面平置似有祭祀意味的二件玉璧。¹¹⁰我曾仔細觀察小屯丙組基址下的兩件玉璧，確知所謂「蒼璧」者，是一件典型的華西玉璧，可能為馬家窯、客省莊、齊家等文化的遺物。而那件「白璧」，則是典型商代的牙黃色凸緣璧，器表還琢有同心圓。自夏代起玉戈成為重要的標示身份的瑞器，商周時流行的扇形璜也明顯屬於華西系，有些扇形璜根本是齊家系聯璧的散片，在商、周時加雕花紋，西周時組玉佩上玉璜的數目多寡更是佩戴者身份的象徵。

因為遼西地區紅山文化高度發達，因此有學者推論吉林、黑龍江的史前玉器為紅山文化的外延區與波及區。¹¹¹但後來的研究顯示吉黑地區史前玉器的起源不

108 註52中已說明海藏寺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瑑還是孤證，可能自華東地區流傳而來。

109 石璋如，〈殷代壇祀遺跡〉。

110 葉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的幾個問題〉。

111 孫守道，〈中國史前東北玉文化試論〉。

晚於遼西，某些器類還傳播至遼西，成為後者玉器文化蓬勃發展的源頭之一。¹¹²由於江南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玉雕高度發展，很容易直觀地推論該區屬原生型玉文化，江淮巢湖地區屬次生型玉文化。¹¹³但考古學家整體分析各種跡象後，多推論江淮寧鎮地區（北陰陽營文化、凌家灘文化）較先發展玉雕技術，東傳影響太湖地區，崧澤文化晚期以後，太湖地區的玉雕技術才逐漸進步發展。¹¹⁴看來史前玉器文化的發展軌跡較為複雜，並不像陶器那樣容易排出清晰的譜系。

郭大順先生指出西元前三千年前後，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都發生了「突變」，使得玉器作為這兩支考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因素，在社會文化總體發展水平上超越同時期相鄰諸文化，使得這兩支考古文化的「個性化」得到最充分的發展。但是產生「突變」的原因可能並不單一，是宗教改革導致神權獨佔的作用，還是交流形式變化如由吸收到碰撞引出的後果，或兼而有之，即神權的普及使文化間的交流頻繁而層次更高，都尚待進一步的研究。¹¹⁵

如果說西元前三千年前後，華東考古文化的突變導致紅山、良渚玉器文化高度發展，那麼值得日後學術界深入探索的另一個課題或是：西元前2000年前後，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黃河上、中游考古文化產生突變，當陶器上充滿活力的彩繪逐漸消失時，玉器的製作卻蒸蒸日上，不但數量驚人，且體積增大。大璧、大琮、大圭、大刀、大聯璧以及牙璋等，建構起黃土高原上特殊的宗教信仰，剛勁質樸的玉禮器群與金屬器用等，讓這兒的社會高度發展，逐漸步入文明時期，產生了國家。

112 同註89、90。筆者在〈試論紅山系玉器〉一文中作了綜述。

113 黃翠梅，〈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文化譜系初探〉。

114 張敏，〈勾容城頭山遺址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關問題的討論〉，頁180-187。蔣衛東，〈神聖與世俗——關於良渚文化玉器功能的若干思考〉，頁138。

115 郭大順，〈從史前玉文化研究成果看中國史前史——為慶祝楊伯達先生八十誕辰而作〉。

附錄一：新石器時代晚末期華西地區出土玉器較重要之考古遺址與報告索引

(第一欄編號即是附錄二地圖上標示的數字)

編號	簡稱	遺址全名	考 古 報 告	出 土 玉 器
1	黎城	山西黎城	劉永生、李勇，〈山西黎城神面紋玉戚〉《故宮文物月刊》，總號204，2000年3月。《中國出土玉器全集·3》	玉戚二件
2	下靳	山西臨汾下靳	下靳考古隊，〈山西臨汾下靳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12期。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山西臨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9年4期。	鈿、刀、璧、環
3	陶寺	山西襄汾陶寺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掘報告〉，《考古》，1983年1期。	鈿、刀、璧、環、琮、梳、筭、圭等
4	芮城	山西芮城清涼寺 (曾稱為「坡頭」)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局、芮城縣文物局，〈山西芮城清涼寺新石器時代墓地〉，《文物》，2006年3期。陶正剛等，〈山西芮城縣坡頭遺址出土玉器與良渚文化關係的研究〉，楊伯達主編，《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三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芮城縣博物館，〈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玉器〉《考古與文物》，2002年5期。	鈿、璧、琮、牙璧、環、聯璧等
5	陝縣	河南陝縣廟底溝	《廟底溝與三里橋》	玉璜二件
6	靈寶	河南靈寶	〈河南靈寶西坡遺址——仰韶文化中期墓地與壕溝〉，國家文物局，《200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馬蕭林等，〈靈寶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玉器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2期	鈿、環
7	新華	陝西神木新華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神木新華》。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38件：鈿、鏟、刀、斧、環、璜等
8	石峁	陝西神木石峁	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考古與文物》1988年5-6期合刊。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至（六）〉，《故宮文物月刊》第11卷第5至第10期，1993年8月至1994年1月。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120多件玉器：斧、鏟、鈿、戚、圭、牙璋、刀、琮、璧、璜等
9	橫山	陝西橫山縣	韓建武等，〈陝西歷史博物館新徵集文物經萃〉《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一輯。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玉斧1玉鏟3玉環1

編號	簡稱	遺址全名	考古報告	出土玉器
10	蘆山卯	陝西延安蘆山卯	姬乃軍，〈延安市發現的古代玉器〉，《文物》，1984年2期。〈延安市蘆山卯出土玉器有關問題探討〉，《考古與文物》，1995年1期。	大口文化寨峁類型玉器28件。琮2璧3斧2鏹3大刀1璜、鐻、簪等
11	甘泉等地	陝西甘泉縣、黃龍縣、富縣等	姬乃軍，〈延安市蘆山卯出土玉器有關問題探討〉，《考古與文物》，1995年1期。 劉雲輝，《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4》	許多遺址都出過玉器，甘泉出土的聯璜玉璧已發表
12	臨潼	陝西臨潼鄧家莊	臨潼縣博物館趙康民，〈臨潼原頭、鄧家莊遺址勘查記〉，《考古與文物》，1982年1期。	仰韶中期墨玉筭
12	臨潼	陝西臨潼康家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隊，〈陝西臨潼康家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8年5-6期合刊。〈陝西臨潼縣康家遺址1987年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2年4期	大口文化寨峁類型玉器5：鏹、璧、圭
12	姜寨	陝西臨潼姜寨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姜寨》。劉雲輝，《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4》	玉筭
13	上泉	陝西長安上泉	戴應新，〈從上泉玉琮說起〉，《文博》，1993年增刊第2號。	玉琮、玉璧（大如草帽）
13	客省莊	陝西長安客省莊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報告》。	龍山期玉璜5件
14	興平	陝西興平侯家村	鞏啟明，〈近年來陝西史前考古的新收穫〉，《考古與文物》，1997年4期。	玉璧2件
15	武功	陝西武功泔西莊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功發掘報告》。	龍山期小玉管
15	武功	陝西武功遊鳳	劉雲輝，《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4》	玉筭
16	寶雞	陝西寶雞石嘴頭	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82級實習隊，〈寶雞石嘴頭東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7年2期。	龍山晚期玉器5：斧、鏹、紡輪、璧
16	寶雞	陝西寶雞北首嶺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	仰韶早期玉管
16	寶雞	陝西長安縣花園村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發掘	鄭洪春、穆海亭，〈陝西長安縣花園村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發掘〉，《考古與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仰韶晚期玉璜4玉簪2
17	王馬嘴	陝西隴縣王馬嘴	肖琦，〈隴縣博物館收藏的玉璋〉，《文博》，1993增刊第2號。王長啟主編，《中華國寶——陝西珍貴文物集成·玉器卷》。	大刀鏹
18	何家灣	陝西西鄉何家灣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南考古報告集》。	斧、鏹、刮削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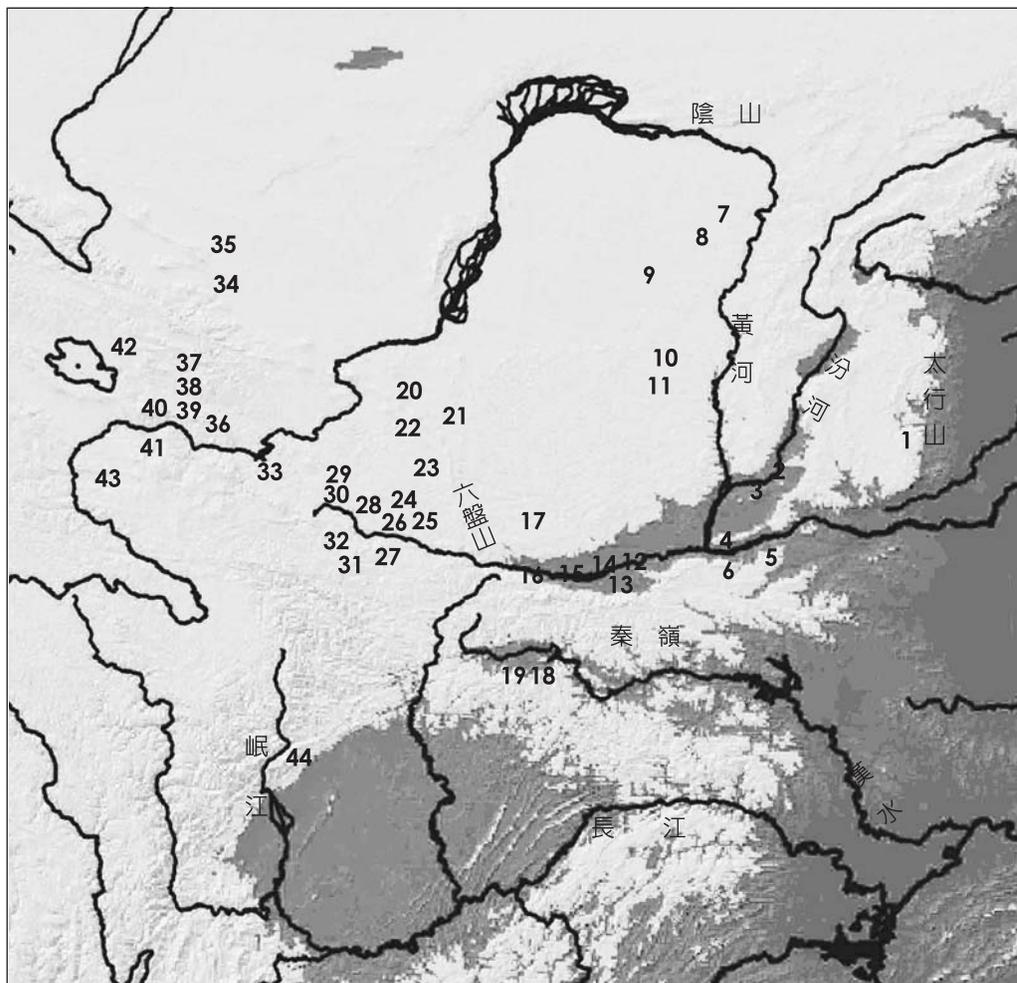
編號	簡稱	遺址全名	考 古 報 告	出 土 玉 器
19	龍崗寺	陝西南鄭龍崗寺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龍崗寺》。	斧、鏃、鏃、鏃、刀、鏃
20	海原	寧夏海原菜園村瓦罐嘴	寧夏文物考古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寧夏海原縣菜園村遺址、墓地發掘報告〉，《文物》，1988年6期。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2001冬季。	玉斧、鏃、環、琮等
20	海原	寧夏海原山門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廳、文管會編印，《文物普查資料彙編》。	璧與琮（部分可能為菜園文化）
21	固原	寧夏固原張易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2001。	璧、琮、環、芯
21	固原	寧夏固原河川鄉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廳、文管會編印，《文物普查資料彙編》。	玉圭（可能為菜園文化）鏃
21	固原	寧夏固原官廳鄉、彭堡鄉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2001冬季。	玉斧、鏃
22	西吉	寧夏西吉縣沙溝鄉、興隆鎮、白崖鄉等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廳、文管會編印，《文物普查資料彙編》。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2001冬季。	玉琮、玉斧、圭、鏃、磨棒、研磨器、玉紡輪（部分可能為菜園文化）
23	隆德	寧夏隆德頁河子	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固原博物館，〈隆德頁河子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研究·三》。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2001冬季。	玉璧、斧、鏃
23	隆德	寧夏隆德沙塘和平鄉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2001冬季。	玉斧、一批玉器
23	隆德	寧夏隆德沙塘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2001冬季。	璧、聯璧、圓圈片
23	隆德	寧夏隆德奠安	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文化為中心〉。	琮
24	靜寧	甘肅靜甯治平鄉後柳河村	楊伯達，〈甘肅齊家玉文化初探〉，《隴右文博》，1997年1期。《出土玉器全集·15》	玉琮有平行瓦紋

編號	簡稱	遺址全名	考古報告	出土玉器
25	莊浪	甘肅莊浪縣	高雄市立美術館，《黃河文明——甘肅遠古彩陶特展》。	玉刀鏟
26	大地灣	甘肅秦安大地灣	甘肅省博物館考古隊，〈甘肅秦安大地灣第九區發掘簡報〉，《文物》，1993年11期。〈秦安大地灣405號新石器時代房屋遺址〉，《文物》，1983年11期。	15件仰韶文化玉器：鏟、鑿、斧、鐮、墜
27	天水	甘肅天水師趙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師趙村與西山坪》。	13件齊家文化璧、琮、璜、環
28	定西	甘肅定西	葉茂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地區出土玉器概述〉，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5》。《出土玉器全集·15》	鏟、環、璧
29	東鄉	甘肅東鄉林家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等，〈甘肅東鄉林家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4集。	馬家窯類型玉斧、鏟
30	廣河瓦罐嘴	甘肅廣河半山瓦罐嘴	J.G. 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i>B.M.F.E.A.</i> No. 15.	半山類型璧、琮、聯璧、斧、鏟、鏟、鑿
30	廣河齊家坪	甘肅廣河齊家坪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出土玉器全集·15》	齊家文化璧、琮
31	岷縣	甘肅岷縣	楊益民，〈甘肅岷縣山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簡報〉，《考古與文物》1983年5期。	馬家窯類型玉鏟、斧
32	積石山	甘肅積石山銀川鄉	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文化為中心〉。	牙璋1件
32	積石山	甘肅積石山新莊坪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積石山縣新莊坪齊家文化遺址調查〉，《考古》1996年11期。	齊家文化玉石璧
33	永靖	甘肅永靖秦魏家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秦魏家齊家文化墓地〉，《考古學報》，1975年2期。	玉石璧5件
34	古浪	甘肅古浪縣峽口	《出土玉器全集·15》	長65.5公分玉刀
35	皇娘娘台	甘肅武威皇娘娘台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皇娘娘台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0年2期。劉志華、孫璋，〈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齊家文化玉石器〉，《故宮文物月刊》，第21卷第8期，2003年11期。	玉石璧264件、另有璜、鏟、鏟、斧、芯
35	海藏寺	甘肅武威海藏寺	梁曉英等，〈武威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石器作坊遺址〉，《中國文物報》，1993年5月30日。	37件齊家文化玉璧，8件鐮、斧、鏟、鑿、刀，半成品、原玉材161件、石璧46件

編號	簡稱	遺址全名	考古報告	出土玉器
35	海藏寺	甘肅武威海藏寺	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文化為中心〉。	玦1件
36	民和	青海民和喇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隊，〈青海民和縣喇家遺址2000年發掘簡報〉，《考古》，2002年12期。《出土玉器全集·15》	斧、璧、環、刀、鑿、鏟、鏹、紡輪、琮芯、璧芯、玉片
36	民和	青海民和中川早台	劉小何等，〈民和縣官亭、中川古文化遺址調查〉，《青海考古學會會刊》，1982年4期。	齊家文化玉璧、玉料
37	互助總寨	青海互助總寨	青海省文物考古隊，〈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總寨馬廠、齊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4期。	齊家文化玉斧
38	柳灣	青海樂都柳灣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灣——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	半山類型玉鏹、馬廠類型斧、鏹，齊家文化璧、斧、鏹、鑿、芯等
38	樂都	青海樂都白崖子	《出土玉器全集·15》	斧
39	平安東村	青海平安東村	任曉燕，〈平安縣東村古墓葬及窯址發掘簡報〉，《青海文物》，1994年8期。	齊家文化玉璧、鑿
40	西寧	青海西寧沈那	王武，〈西寧小橋沈那齊家文化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2》。吳平，〈西寧沈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4》。《出土玉器全集·15》	多件齊家文化玉器：璧、環、鏹、鑿、芯
41	尖紮直崗拉卡鄉	青海尖紮直崗拉卡鄉砂石料廠	胡曉軍，〈尖紮縣直崗拉卡鄉齊家文化遺址發掘簡報〉，《青海文物》，1996年10期。	齊家文化玉石璧
42	上孫家寨	青海大通上孫家寨	青海省文物處、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青海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齊家文化玉刀4件
43	宗日	青海同德縣宗日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海南州民族博物館，〈青海同德縣宗日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5期。格桑本、陳洪海主編，《宗日遺址文物精粹論述選集》。《出土玉器全集·15》	宗日文化玉器：璧、刀、鑿、鏟等
44	廣漢月亮灣	四川廣漢月亮灣	D. S. Dye, "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 <i>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i> . Vol. IV, 1930-31. 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i>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i> . Vol. VI, 1933-34. 高大倫、邢進原，〈四川兩處博物館藏三星堆玉石器的新認識〉，鄧聰主編《東亞玉器》。	玉斧、鈇、璧、琮、凸緣璧、牙璋等，分別藏于四川大學博物館及四川博物館

附錄二：新石器時代晚末期華西地區出土玉器較重要遺址分佈圖

(圖上標示的數字即是附錄一第一欄編號)



引用書目

-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 《廟底溝與三里橋》，北京：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59。
- 于秋偉，〈山東沂南新發現的牙璋和玉器〉，《故宮文物月刊》，總號179，1998年2月，頁78-85。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芮城縣博物館，〈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玉器〉《考古與文物》2002年5期，頁3-6。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局、芮城縣文物局，〈山西芮城清涼寺新石器時代墓地〉，《文物》，2006年3月。
- 山西省博物館，《河山之精英——晉陝豫古代玉器精華展》，太原：山西省博物館，1997。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師趙村與西山坪》，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等，〈陶寺城址發現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9期，頁3-6。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澧西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功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王永波，〈關於刀形端刃器的幾個問題〉，《故宮文物月刊》，總號135，1994年6月，頁14-31。
- 王克林，〈論玉璋起源演變與功能〉，鄧聰主編，《南中國及其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51-58。
- 王長啓主編，《中華國寶——陝西珍貴文物集成·玉器卷》，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 王國道等，〈青海齊家文化玉器研究〉，楊伯達主編，《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續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240-265。
- 古方主編，《考古出土玉器全集》，第13、15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固原博物館，〈隆德頁河子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研究·三》，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等，〈甘肅東鄉林家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4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 石璋如，〈殷代壇祀遺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3分，1980，頁413-463。

- 江章華等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3》，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牟永抗，吳汝祚，〈試談玉器時代——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國文物報》，第42期3版，1990年11月1日。
- 牟永抗，吳汝祚，〈試論玉器時代——中國文明時代產生的一個重要標誌〉，《考古學文化論集（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164-187。
- 吳平，〈齊家文化玉石器〉，《青海文物》，1996年10期。
- 宋建忠，〈山西臨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等編，《古代文明·2》，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121-137。
- 宋建忠等，〈山西地區出土玉器概述〉，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頁1-4。
- 李天銘、劉志華，〈甘肅省博物館藏齊家文化玉器〉，楊伯達主編，《中國出土玉器鑒定與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頁298-303。
- 李健民，〈陶寺遺址出土的玉石鉞〉。楊伯達主編，《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三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127-131。
- 肖琦，〈隴縣博物館收藏的玉璋〉，《文博》，1993年增刊第2號。
- 周述蓉等，〈從齊家文化玉器的玉質、次生變化及工藝製作技術看齊家文化的玉文化與科學技術〉，劉聰桂、錢憲和主編，《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論文專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系，2001，頁405-420。
- 周曉晶，〈吉黑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探究〉，《北方文物》，2000年4期，頁1-6。
- 岡村秀典著、姜寶蓮譯，〈中國史前時期玉器的生產與流通〉，《考古與文物》，1995年6期。頁78-87。
- 岡村秀典，〈西元前二千年前後中國玉器之擴張〉，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79-85。
- 岡村秀典，〈龍山文化後期玉器的傳播〉，《史林》，第82卷第2號，1999。
- 岡村秀典，〈陝晉地區龍山文化的玉器〉，《故宮學術季刊》，第19卷第2期，2001年冬季，頁105-114。
- 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九州學刊》，第2卷第1期，1987，頁9-18。
- 邵望平，〈海岱系古玉略說〉，《中國考古學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頁131-138。
- 邵望平、高廣仁，〈從海岱系玉禮器的特徵看三代禮制的多元一統性〉，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六輯·第二屆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頁22-38。
-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灣——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姬乃軍，〈延安市蘆山峁出土玉器有關問題探討〉，《考古與文物》，1995年1期，頁22-29。
- 孫守道，〈中國史前東北玉文化試論〉，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102-119。
- 孫周勇，〈陝西神木縣新華遺址出土玉器初步研究〉，《故宮文物月刊》，第19卷第11期，2002年2月，頁90-113。
- 孫周勇，〈神木新華遺址出土玉器的幾個問題〉，《中原文物》，2002年5期，頁37-42。
- 孫周勇，〈神木新華遺址出土玉器的幾個問題——兼論石峁玉器的時代〉。楊伯達主編，《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續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109-123。
- 孫周勇、喬建軍，〈石峁玉器年代的考古學檢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六輯，第二屆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專輯，2004年，頁154-164。
- 格桑本、陳洪海主編，《宗日遺址文物精粹論述選集》，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姜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龍崗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南考古報告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神木新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馬蕭林、李新偉、楊海清，〈靈寶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玉器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2期。
- 高大倫、邢進原，〈四川兩處博物館藏三星堆玉石器的新認識〉，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8，頁25-29。
- 高雄市立美術館，《黃河文明——甘肅遠古彩陶特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00。
- 高煒，〈陶寺文化玉器及相關問題〉，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192-200。
- 高煒，〈龍山時期玉骨組合頭飾的復原研究〉，劉聰桂、錢憲和主編，《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論文專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系，2001，頁321-328。
- 高煒，〈龍山時代中原玉器上看到的二種文化現象〉，費孝通主編，《玉魄國魂——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頁39-44。
- 張光直，〈中國古代文明的環太平洋的底層〉，《遼海文物學刊》，1989年2期。
- 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1-23。
- 張長壽，〈論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玉器〉，鄧聰主編，《南中國及其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59-64。

- 張敏，〈勾容城頭山遺址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關問題的討論〉，《玉魄國魂——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頁180-187。
- 許新國，〈青海考古的回顧與展望〉，《考古》，2002年12期，頁3-11。
- 郭大順，〈從史前玉文化研究成果看中國史前史——為慶祝楊伯達先生八十誕辰而作〉，于明主編，《如玉人生——慶祝楊伯達先生八十華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1-12。
- 陶正剛等，〈山西芮城縣坡頭遺址出土玉器與良渚文化關係的研究〉，楊伯達主編，《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三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417-425。
- 黃宣佩，〈齊家文化玉禮器〉，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8，頁184-191。
- 黃建秋，〈良渚文化分佈區以外的玉琮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八輯·紀念良渚遺址發現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123-140。
- 黃翠梅，〈傳承與變異——論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琮形制與角色之發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頁215-226。
- 黃翠梅，〈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文化譜系初探〉，《史評集刊》，創刊號，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學院，2002，頁1-30。
- 黃翠梅、葉貴玉，〈自然環境與玉礦資源——以新石器時代晉陝地區的玉器發展為例〉，許倬雲、張忠培主編，楊晶助理主編，《新世紀的考古學——文化、區為、生態的多元互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442-470。
- 楊伯達等，《中國和闐玉》，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 楊伯達，〈甘肅齊家玉文化初探〉，《隴右文博》，1997年1期，頁10-18。
- 楊亞長，〈陝西史前玉器的發現與初步研究〉，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208-215。
- 楊泓，〈中國古代刀形端刃玉器初析〉，鄧聰主編，《南中國及其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65-68。
- 楊美莉，〈院藏黃河上中游玉琮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18卷第1期，2000年秋季，頁13-66。
- 楊美莉，〈由器類組合看齊家文化玉器在渭河流域的流通〉。劉聰桂、錢憲和主編，《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論文專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系，2001，頁437-448。
- 楊美莉，〈黃河上中游的玉圍圈〉，《故宮學術季刊》，第19卷第2期，2001年冬季，頁69-104。
- 楊漢臣等，《新疆寶石與玉石》，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 葉茂林，〈齊家文化的玉石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編，《考古求知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251-261。
- 葉茂林，〈黃河上游新石器時代玉器初步研究〉，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180-183。
- 葉茂林，〈從青海喇家遺址出土資料再論齊家文化玉器〉，劉聰桂、錢憲和主編，《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論文專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系，2001，頁397-404。
- 葉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的幾個問題〉，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主編，《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創建四十周年暨馮漢驥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頁190-194。
- 葉茂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地區出土玉器概述〉，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5》，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頁1-4。
- 葉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研究〉，第三屆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研討會論文（出版中）。
- 葉茂林等，〈青海民和縣喇家遺址出土齊家文化玉器〉，《考古》，2002年12期，頁12-28。
-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廳、文管會編印，《文物普查資料彙編》內部資料，1986。
- 聞廣，〈中國大陸史前古玉若干特徵〉，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217-221。
- 聞廣，〈記召公太保二玉戈——古玉續談（二）〉，《故宮文物月刊》第18卷第4期，2000年7月，頁24-29。
- 趙春青，〈試論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分期〉楊伯達主編，《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三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279-319。
- 劉永生、李勇，〈山西黎城神面紋玉戚〉《故宮文物月刊》總號204，2000年3月，頁80-89。
- 劉志華、孫璋，〈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齊家文化玉石器〉，《故宮文物月刊》，第21卷第8期，2003年11月，頁88-103。
- 劉起鈞，《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 劉國祥，〈中國東北地區史前玉器發展階段初論〉，劉國祥《東北文物考古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351-364。
- 劉敦願，〈記兩城鎮發現的兩件石器〉，《考古》，1972年4期，頁56-57。
- 劉雲輝，〈陝西地區出土玉器概述〉，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頁1-4。
- 劉雲輝，《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4》，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蔣衛東，〈神聖與世俗——關於良渚文化玉器功能的若干思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六輯·第二屆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專輯》，杭州出版社，2004年。頁138-146。

- 鄧淑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三——工具、武器及相關的禮器〉，《故宮學術季刊》，8卷1期，1990年秋季，頁19-94。
- 鄧淑蘋，〈「牙璋」研究〉，鄧聰主編，《南中國及其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37-50。
- 鄧淑蘋，〈也談華西系統玉器（一）至（六）〉，《故宮文物月刊》，第11卷第5至第10期，1993年8月至1994年1月，頁56-65，頁62-71，頁86-93，頁52-63，頁36-45，頁80-91。
- 鄧淑蘋，〈古玉的認識與賞析——由高雄市立美術館展覽談起〉，《故宮文物月刊》第12卷第9期，1994年12月，頁38-65。
- 鄧淑蘋，〈由藍田山房藏玉論中國古代玉器文化的特質〉，《藍田山房藏玉百選》，年喜文教基金會。1995，頁17-66。
- 鄧淑蘋，〈古玉後雕的新認知〉，《故宮文物月刊》，15卷7期，1997年10月，頁98-107。
- 鄧淑蘋，〈雕有神祖面紋與相關紋飾的有刃玉器〉，樂豐實主編，《劉敦願先生紀念論文集》，濟南：山東大學，1998，頁134-163。
- 鄧淑蘋，〈晉陝出土的東夷系玉器的啓示〉，《考古與文物》，1999年5期，頁15-27。
- 鄧淑蘋，〈由院藏三星堆文化牙璋談起〉，《故宮文物月刊》，17卷2期，1999年5月，頁46-55。
- 鄧淑蘋，〈論雕有東夷系紋飾的有刃玉器〉，《故宮學術季刊》第16卷第3期，1999年春季，頁1-34。
- 鄧淑蘋，〈故宮八件舊藏玉圭的再思〉，《故宮學術季刊》，第19卷第2期，2001年冬季，頁115-149。
- 鄧淑蘋，〈刻有天象符號的良渚玉器研究〉，《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考古·歷史·文化》，宋文熏、李亦園、張光直主編，臺北：南天書局，2002，頁123-145。
- 鄧淑蘋，〈曙光中的天人對話〉，《故宮文物月刊》，271期，2005年10月，頁68-87。
- 鄧淑蘋，〈紅山文化玉器與良渚文化玉器學術研究的比較與省思〉，赤峰學院紅山文化國際研究中心編，《紅山文化研究——2004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399-422。
- 鄧淑蘋，〈試論紅山系玉器〉，許倬雲、張忠培主編，楊晶助理主編，《新世紀的考古學——文化、區爲、生態的多元互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353-418。
- 錢憲和，〈古玉之礦物學研究〉，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222-235。
- 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文化爲中心〉，北京大學考古系碩士論文，1999。
- 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考古與文物》，1988年5-6期合刊，頁239-261。

- 戴應新，〈從上泉玉琮說起〉，《文博》，1993年增刊第2號。
- 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至（六）〉，《故宮文物月刊》，第11卷第5至第10期，1993年8月至1994年1月，頁44-55，頁46-61，頁78-85，頁44-51，頁26-35，頁68-79。
- 戴應新，〈石峁牙璋及其改作——石峁龍山文化玉器研究割記〉，鄧聰主編，《南中國及其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79-86。
- 戴應新，〈陝西神木縣石峁龍山文化遺址調查〉，《考古》1977年3期，頁154-157。
- 戴應新，〈我與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楊伯達主編，《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續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228-239。
- 薛新民，〈山西芮城清涼寺廟底溝二期墓地〉，國家文物局，《200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16-20。
- 謝端琚，〈黃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2001年冬季，頁1-34。
- 韓建武等，〈陝西歷史博物館新徵集文物經萃〉，《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一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 魏京武，〈龍岡寺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玉質生產工具〉，劉聰桂、錢憲和主編，《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論文專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系，2001，頁129-136。
-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2000年冬季，頁35-68。
- 嚴文明，〈中國古代文化三系統說〉，《日本中國考古學會會報》，1994年第四號。
- 饒宗頤，〈紅山玉器豬龍與豨韋、陳寶〉，《遼海文物學刊》，1989年1期。
- 樂豐實，〈再論良渚文化的年代〉，《故宮學術季刊》，第20卷第4期，2003年夏季，頁15-44。
- 樂豐實，〈海岱地區史前祭祀遺存二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八輯·紀念良渚遺址發現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84-91。
- 林巳奈夫，〈中國古代石庖丁形玉器與骨鏹形玉器〉，《東方學報》第五十四冊，收入林氏的《中國古玉的研究》（日文），東京：吉川弘文館，1991，頁433-514。
- Andersson, J.G..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5, 1943.
- Dye, D. S.. "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IV, 1930-31, 97-104.

- Graham, D. C..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VI, 1933-34, 114-128.
- Jenyne, Soame. *Chinese Archaic Jad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51.
- Laufer, Berthold.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2.
- Lawton, Thomas. "An Asian Art Legacy." *Orientalism* (May, 1993): 76-86.
- Loehr, Max. assisted by Louisa G. Fitzgerald Huber, *Ancient Chinese Jades*,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 Pearlstein, Elinor. "The Chinese Collections at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Foundations of Scholarly Taste." *Orientalism* (June, 1993): 36-47.
- Pearlstein, Elinor. "Ancient Chinese Jades, The Sonnenschein Legacy." *Arts of Asia*, Vol. 29, No. 3, (May-June 1999): 98-110.
- Salmony Alfred. "Archaic Chinese Jades." PH.D.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952.
- Teng, Shu-p'ing. "A Theory of the Three Origins of Jade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Chinese Jades, 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 18* Edited by Rosemary E. Scott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London: London University, 1997. 9-25.
- Wu, Hong. "A Great Beginning – Ancient Chinese Jades and the Origin of Ritual Ar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Mu-Fei Collection*. London: Bluett & Sons, 1990.

“Hua-hsi (Western China) Jade” Theorization and Research Prospects

Teng Shu-p'ing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Hua-hsi jade is a typological category that this author first articulated in 1993 on the basis of comparisons between jades transmitted in the Ch'ing court collection and dispersed to Western museum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ose gathered or excavated by Chinese archaeologists. At that time,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is category differed significantly from mainstream opinion.

Subsequent years have seen new mineralogical analyses and archaeological publications which, despite the breadth of the Hua-hsi region and scientific inadequacy of some excavations, have nonetheless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the relevant evidence. On the basis of this evidence,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present state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the topic of Hua-hsi jade. She then proceeds to argue, on the basis of the mineralogical content, production technique, typ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ransmission of decorative motifs, that the formation of stylistically distinctions between Western (Hua-hsi) and Eastern (Hua-tung) Chinese jades in the late Neolithic was related to differences in natural ecology.

Around the year 2000 B.C., for some still unknown reason,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f the upper and middle stret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underwent a dramatic change. Indigenous styles mixed with cultural influences from the east, typified by large *pi* discs, *ts'ung* tubes, *kuei* tablets, knives, and linked *pi* discs, to create a religious faith distinct to the loess plateau. The firm and austere jade ritual implements and metal tools of the region facilitated significant social developments which gradually brought about civilization and created a nation. (Translated by Jeffrey Moser)

Keywords: late Neolithic, Hua-hsi, jade, spirit-ancestor designs of the Eastern I, ecology



圖1 龍山—齊家系 玉刀 長34.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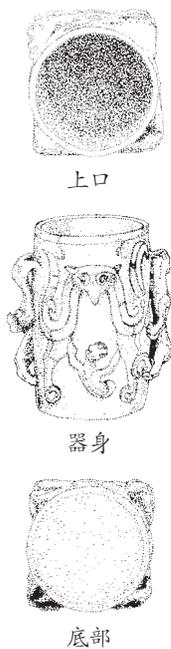


圖2
龍山—齊家系玉琮在漢代時改雕為玉筒，底部圓片可能為明清時所加
高7.7公分 寬6.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芝加哥美術館藏十九件華西風格玉琮，最高的一件高約18.4公分
引自*Arts of Asia*, Vol. 29, No. 3, May-June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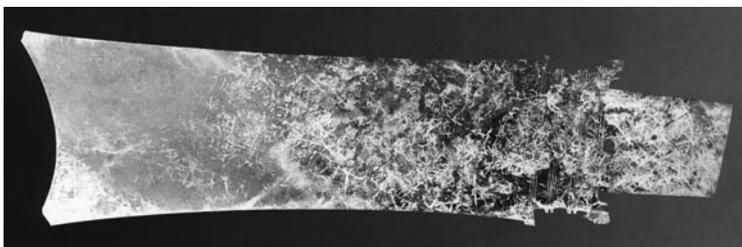


圖4 三星堆文化早期 牙璋 長40.4公分 廣漢月亮灣出土
四川博物館藏 引自《東亞玉器》



圖5 廟二文化 石琮 山西芮城出土
引自山西省博物館《河山之精英——晉陝豫
古代玉器精華展》



圖6 廟二文化 玉琮 高5公分 寬6.1公分
孔徑6.1公分 山西芮城出土
引自《考古與文物》，2002年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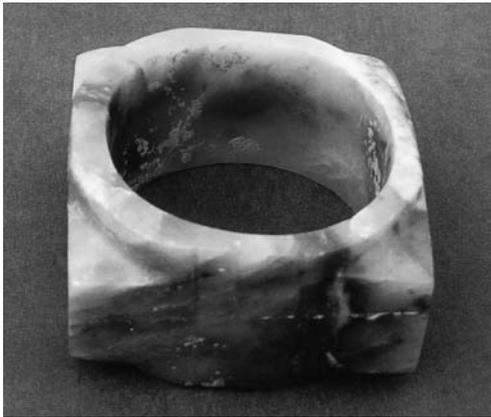


圖7 廟二文化 玉琮 寬7.3-7.5公分 孔徑6.2
公分 高4.2公分 射高1公分 山西芮城
出土 引自《200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圖9 仰韶文化中期 玉鉞 長12.9公分
靈寶西坡出土
引自《中原文物》，2006年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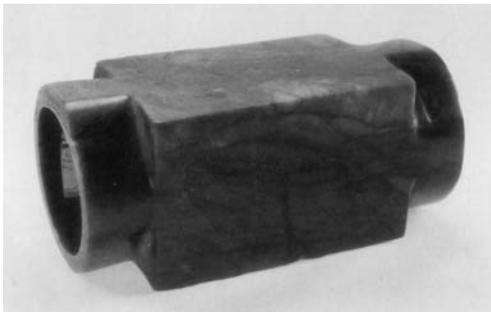


圖10 克省莊—齊家文化 玉琮 高20.7公分
寬9.7公分 重4公斤 上泉村出土
引自《故宮文物月刊》125期



圖11 克省莊—齊家文化 玉刀鏃 長77.2公分
寬32.5公分 最厚1公分 王馬嘴出土
引自《中華國寶·陝西珍貴文物集成·玉
器卷》1999



圖8a 新石器時代晚期 玉戚 高20.7公分
山西黎城出土
引自《故宮文物月刊》 20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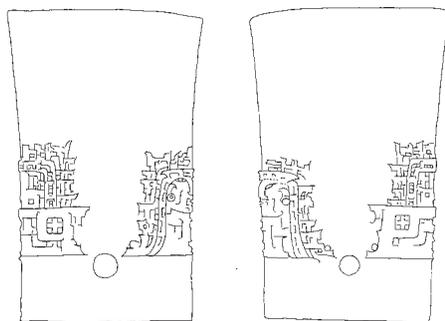


圖8b 黎城玉戚兩面的兩側都雕有神祖面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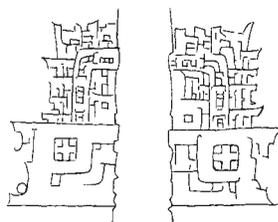


圖8c 玉戚一側的兩面雕有抽象的神祖側面像，此為將兩面紋飾相對的圖像



圖14 新石器時代晚期 玉人頭像 高4.5公分
石峁出土 引自《出土玉器全集·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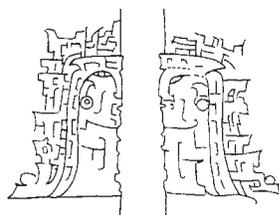


圖8d 玉戚另一側的兩面雕有具像的神祖側面像，帽、額鼻、嘴、下巴等形成凹凸齒稜，此為將兩面紋飾相對的圖像



圖12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 牙璋 長32.9公分
石峁出土
引自《故宮文物月刊》 126期



圖13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 牙璋 長34.5公分
石峁出土
引自《出土玉器全集·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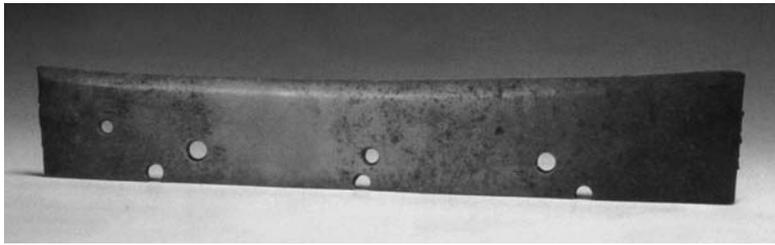


圖15a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 玉刀 長54.6公分 蘆山峁出土
引自《出土玉器全集·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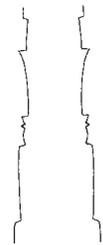


圖15c 將玉刀兩面
神祖側面像
相對的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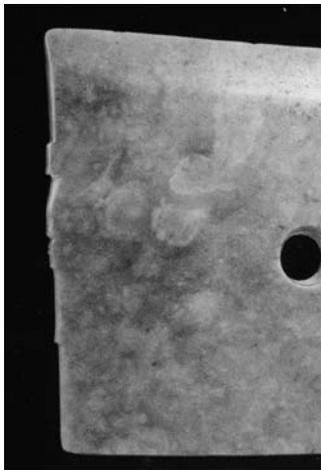


圖15b 玉刀一端雕有戴帽神祖的
側面像，帽、額鼻、嘴、
下巴，形成凹凸齒稜



圖16a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 玉琮
蘆山峁出土 引自《東亞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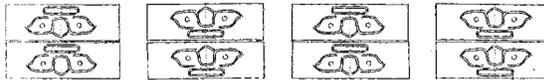


圖16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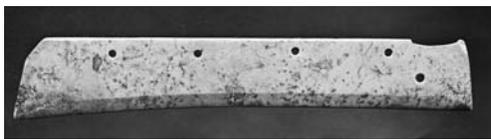


圖17 溫索普收藏Winthrop Collection
華西系大玉刀 長59.5公分 寬10.4公分
厚0.9公分 哈佛大學薩可樂博物館
(Sackler Art Museum) 藏
引自Max Loehr, *Ancient Chinese Ja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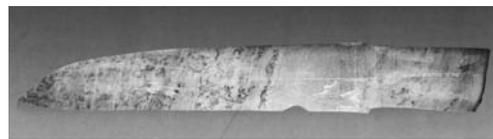


圖18 西周 「太保」玉戈 長67.4公分
弗立爾博物館藏
引自*Oriental Art*, May 1993, p. 86.



圖19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 牙璋 長34.3公分
原薩可樂收藏 (Sackler Collection)
1994年曾委託佳士得公司拍賣
引自*Important Chinese Works of Art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圖20 仰韶文化 玉鏃 長22.2公分
龍崗寺出土 引自《東亞玉器》



圖21 大口文化寒峯類型 玉鏃 長17公分
新華出土 引自《神木新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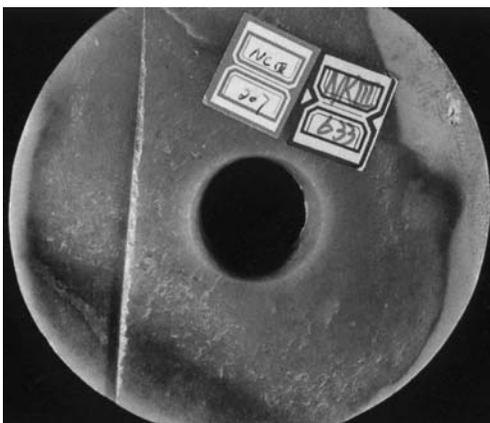


圖22 齊家文化 玉璧 固原張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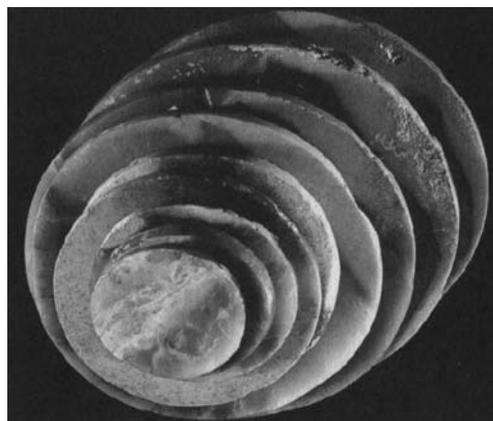


圖23 固原張易出土九件玉質色澤文理大致相連的玉璧與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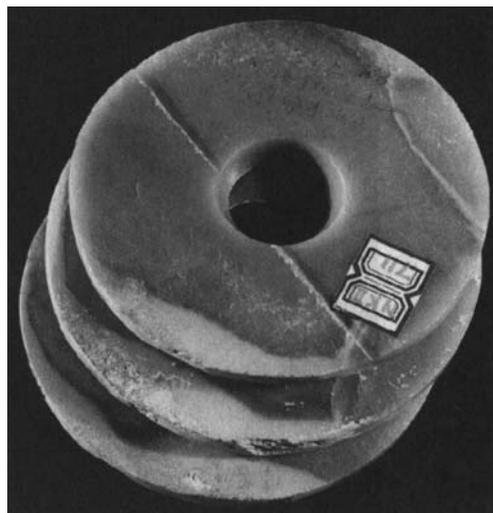


圖24 固原張易出土九件玉器中，有三件璧的色澤文理完全相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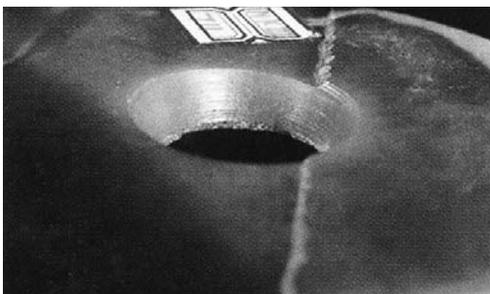


圖25 固原張易出土編號711的玉璧器表留著切璞痕，孔徑由大到小，最底端還有掰斷的毛邊，孔壁上留著鑽孔的旋痕。



圖26
洛弗徵集 華西系玉璧
芝加哥費氏博物館藏
引自Berthold Laufer,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圖22-25引自《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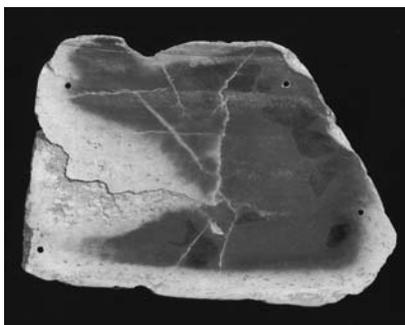


圖27
齊家文化
玉圍圈散片
長25.1公分
寬17.5公分
隆德沙塘出土
引自《出土玉器
全集·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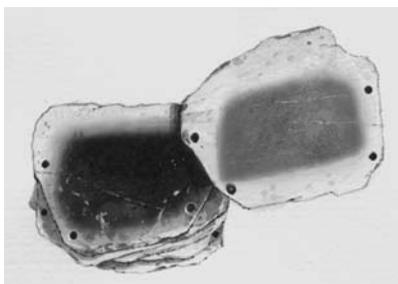


圖28a 齊家文化 將玉圍圈的六個單片疊起，文理不完全相連，可知當初應該還切割出更多片



圖28c
每片長度不一，約在22公分
左右，可圍成直徑約57.5公
分的大圍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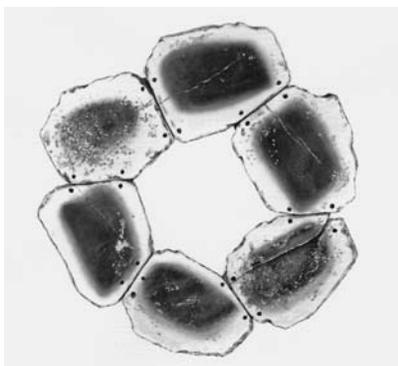


圖28b
由側面測量單片上的切痕深
達0.96公分，切口最寬處約
0.13公分。可知切割的工具
在刃線之上0.96公分處，厚
約0.13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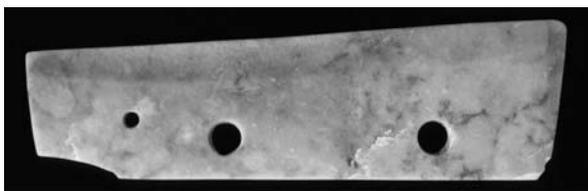


圖30 宗日文化 玉刀 長18.7公分 宗日出土
引自《出土玉器全集·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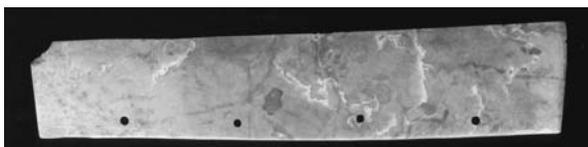


圖31 齊家文化 玉刀 長54公分 上孫家寨出土
引自《出土玉器全集·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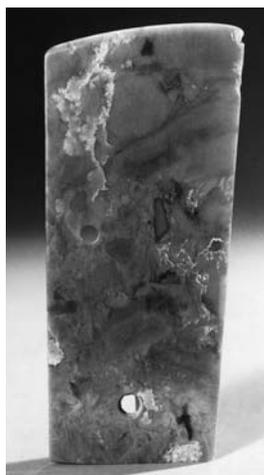


圖29 齊家文化 玉刀鏃
長14.2公分 寬6.2公分
厚0.4公分 莊浪出土
引自高雄市立美術館，
《黃河文明——甘肅遠古彩
陶特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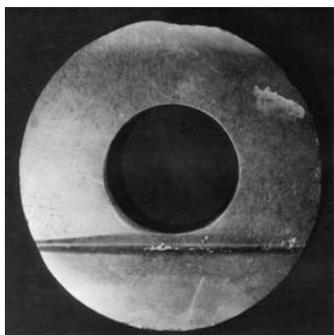


圖32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 玉璧 徑15公分
安特生採集 瑞典遠東博物館藏
引自袁德星，《中華歷史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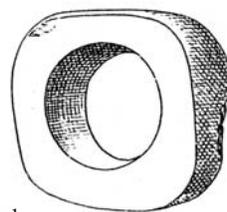


圖33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 原始玉琮 寬約7公分
引自袁德星，《中華歷史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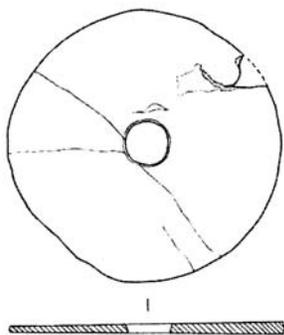


圖34 齊家文化 玉璧 徑36公分
寧夏隆德縣沙塘鄉和平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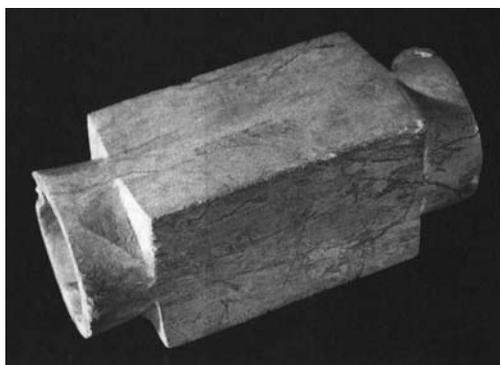


圖35 齊家文化 玉琮 高19.5公分
寧夏固原縣河川鄉店河村出土

圖34-35引自《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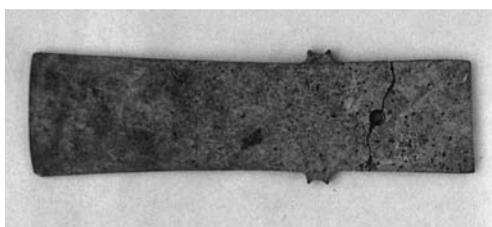


圖36a 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東龍山文化前期
石牙璋 (YL10) 山東沂南羅圈峪村出土
引自《故宮文物月刊》，7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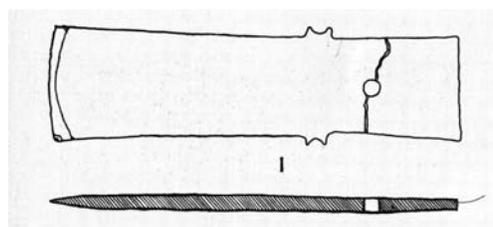


圖36b 長24.8公分 刃寬7.2公分
柄寬6.4公分 厚0.6-1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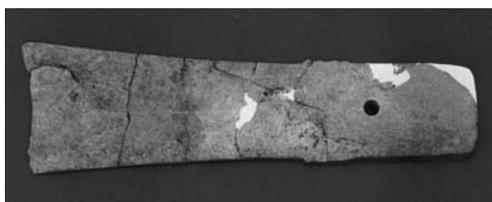


圖37a 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東龍山文化前期
石牙璋 臨沂大范莊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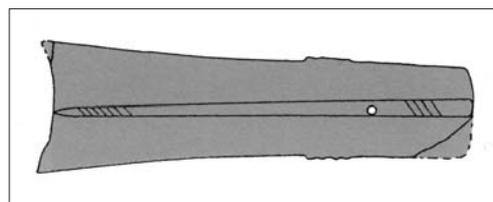


圖37b 長27.5公分 刃寬8公分
柄寬5.9公分 厚0.6-1公分



圖38a 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東龍山文化前期
玉牙璋 臨沂大范莊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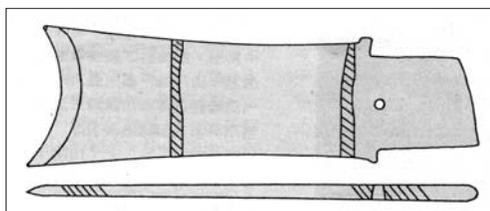


圖38b 長32.9公分 刃寬9.8公分
柄寬6.2公分 厚0.6-1.1公分



圖39a 山東龍山文化前期 玉牙璋
海陽司馬台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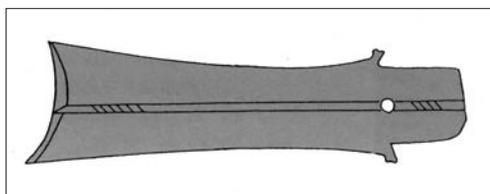


圖39b 長27.5公分 刃寬7.6公分
柄寬4.4公分 厚0.4-0.5公分

圖37-39引自《故宮文物月刊》，135期。



圖40a 龍山—齊家系 牙璋 長38.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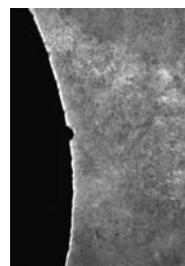


圖40b 玉牙璋刃線中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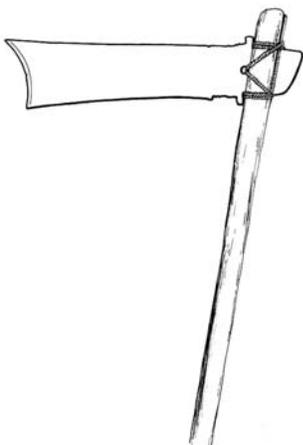


圖40c 牙璋加裝木柄想像圖



圖42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圓圈網紋彩陶罐
高13.5公分 甘肅蘭州出土



圖41a 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
波折紋彩陶壺 高26.4公分
甘肅舟曲縣出土



圖41b 從上端觀看彩陶壺紋飾結構
相似於聯璧

圖41-42引自高雄市立美術館，《黃河文明——甘肅遠古彩陶特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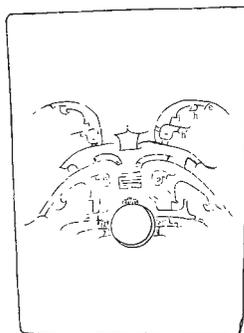


圖44
山東龍山文化
刻有抽象神祖面紋
的玉鉞 長12.7公分
哈佛大學薩可樂博
物館藏（該館編號
1943.50.84）
引自林巴奈夫，
《中國古玉的鉏牙》，
《中國古玉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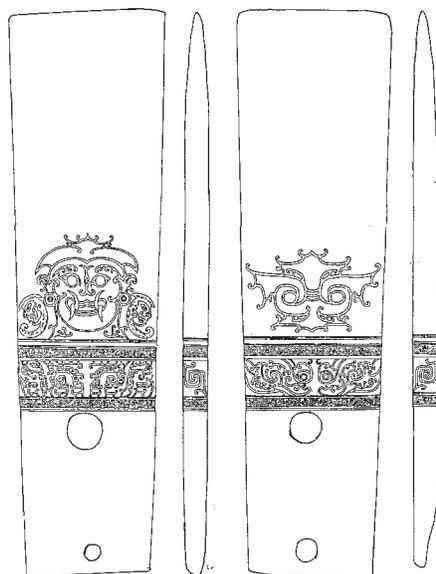


圖43a 山東龍山文化 玉圭 長24.6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四面的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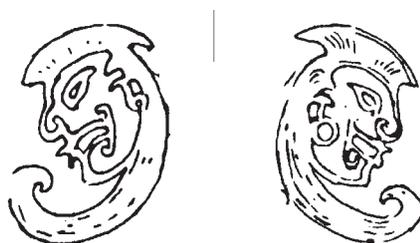


圖43b 玉圭一面上雕琢的吐獠牙神祖面兩側的
長髮戴帽神頭



圖45 山東龍山文化 鏤空抽象神祖面紋玉飾
寬9公分 朱封出土 引自楊曉能，《中
國考古的黃金時代》



圖46a 雕有東夷式神祖紋的大口文化或齊家文化玉刀 殘長48公分
華盛頓沙可樂美術館藏（該館編號1987.450）
引自Thomas Lawton and others, *Asian Art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The Inaugural Gift*



圖46b 玉刀中部器表淺浮雕抽象神祖面紋
引自*Ars Orientalis* X, 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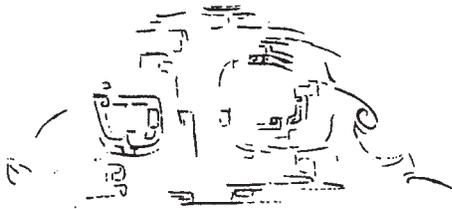


圖46c 玉刀中部器表淺浮雕抽象神祖面紋
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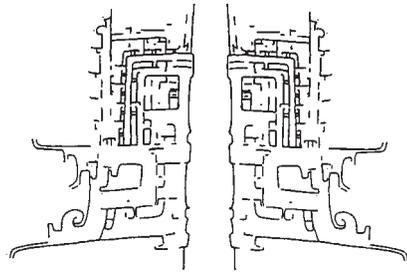


圖46d 玉刀一端的兩面均淺浮雕抽象神祖面紋，
將兩面花紋相對的圖像 引自林巴奈夫，
〈中國古玉的鉅牙〉，《中國古玉的研究》



圖46e 薩可樂玉刀中央及側邊各淺浮雕神祖面紋，
左側邊已斷，殘留一些紋飾



圖47a 雕有東夷式神祖紋的大口文化或齊家文化玉刀 長75公分
弗立爾美術館藏（該館編號1918.1）
引自袁德星，《中華歷史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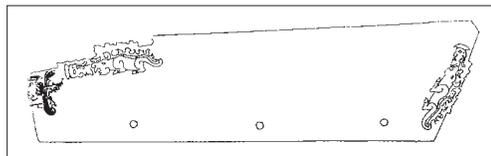


圖47b 弗立爾玉刀